百科小叢書

鄭成功

王鍾麒著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百科小叢書

鄭成功

王鍾麒著



王雲五主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鄭成功

目次

鄭成功

第一篇 家世與時勢

第一章 鄭氏之先世與家庭

成功姓鄭氏，初名森，明福建泉州府南安縣人。所居地名東石，在石井巡司境，即府城南三十里之安平鎮也。世爲府掾。祖紹祖，泉州庫吏，庫衙與府治後衙相望。父芝龍，字飛皇（一作飛黃）小字一官。一官七歲（一作十歲）時，戲投石子，誤中知府蔡善繼冠。善繼擒治之，見其秀麗，笑曰：「法當貴而封」遂釋之去。比長，有膂力，蕩逸不喜讀。安平濱海，有李習者以商船往來日本，一官父事之，附海舶東渡至長崎。一官時年十八，貌又姣好，羣商悅之，與俱日就島主宴飲歌舞焉。有平戶士族田

川氏女（一作翁氏）悅一官，遂聘之，即成功母也。

李習旣撫一官，乃授之萬金，寄其妻子。會習死，一官乾沒之，與弟芝虎流入顏思齊（一作振泉）黨為海盜。思齊，海澄人，亡命日本，與其黨二十八人出沒臺灣、金門、廈門間。及死，衆禱諸天，擲碗得聖筊而碗不破者立為主帥。一官三擲而碗不破，遂以為主。於是改名芝龍，始通家耗。置蘇、杭、兩京珍玩，與販琉球、朝鮮、眞臘、占城諸國，掠潮、惠、肇、福、汀、漳、台、紹之間。久之，所得不貲，儼然海王矣。

天啓六年（一六二六）三月，芝龍犯金門、廈門。四月，犯廣東之靖海甲子地方。當事者以蔡善繼有拋石不責之恩於芝龍，擢為泉州巡海道，欲有以撫之。芝龍遂詣泉州降。而巡撫朱欽相第令繳船隻軍器，候安插。其弟芝虎說芝龍曰：「此欲散我黨羽耳！」乃揚帆去。崇禎元年（一六二八）犯閩之銅山，敗都司洪先春。又犯金門，獲游擊盧毓英。芝龍縱之還，且曰：「朝廷苟一爵相加，東南可高枕矣。」都督俞咨皋檄千戶馬勝、百戶楊世爵勦之鎮海衞，皆敗死，且大調兵船會勦。或議避之粵東，芝龍曰：「咨皋膏粱紈袴，徒讀父書，（咨皋為平倭寇名將俞大猷之子，故云然）何足懼哉！」遂併力拒敵，大破之浯嶼，咨皋遁入廈門。給事中顏繼祖糾之，咨皋坐是褫職。於是芝龍縱橫沿海，當事者

莫敢問焉。

其年秋七月，巡撫熊文燦從泉州知府王猷之請，遣盧毓英招之。芝龍降，重賂當道搢紳。惟少詹事林釬不見其使，反其牘，背署之曰：「人有向善之心而不與人爲善者，非也；與人爲善而又因以爲利者，亦非也。」遂以義士鄭芝龍收鄭一官，題奏委爲海防游擊。當是時，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芝龍富埒敵國。乃築城於安平，宮室縱橫數里，海梢直通臥內，巡達海。其守城兵餉自給，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若寄。故八閩以鄭氏爲長城。芝龍習豪奢，製生犀黃金爲甲，每出，則百餘人如一人，莫辨其孰爲芝龍也。巡撫沈猶龍與之有舊，猶龍母誕日，芝龍進珊瑚高尺餘，飾以珠龍金盒。猶龍歎賞，復進一株。其侈汰多類是。芝龍有弟芝虎、芝彪（後改名鴻逵）芝豹（小字莽二）及猶子彩，俱知名，一門聲勢，煊赫東南矣。

時南安有苟憨，惠安有劉香老，皆稱富強。苟憨先亡，香老恃衆不就撫，剽掠海上。芝龍已積官至都督同知，頗有縱敵嫌；按察使曾櫻以百口保之，芝龍感激，遂以八年（一六三五）四月合粵兵擊香老於四尾遠洋。既而進戰於五虎門之定海所，芝龍力不敵，而芝虎勇甚，望見香老乘大艦指揮兵

士，乃以輕舟超艦而上，直前取之。香老左右惶急，莫敢縱兵。香老顧亦勇，自起格虎，兵器墮，遂徒手而搏，相持入海以死。芝龍既併其衆，勢益強。遂以海利交通朝貴，寖以大顯。先是，芝龍妻子留日本，格於彼俗不得歸。（贅壻例不許歸。）及平香老，以功官都督。其子森在日已七歲矣。芝龍屢請於日，不能得，乃遣人齎金帛往，圖畫芝龍爲大帥秉鉞海表軍容煊赫狀。其外家頗憚之，乃謀於衆，遣森還，田川氏則仍留住彼中也。

森儀容俊偉，倜儻有大志。每東向望其母，輒掩涕，大爲季父芝豹所窘。叔父鴻逵甚器之，每摩其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讀書不治章句，作洒掃應對進退題文，中有「湯、武之征誅，一洒掃也。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也」語，塾師大奇之。先是，王觀光亦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若所及也」。年十五，補南安縣學生員，試高等食餼。有術士視之，驚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乃命世雄才，非科甲中物也」。弘光時，入南京太學，聞錢謙益名，執贄爲弟子，謙益字之曰大木。及唐王立閩中，建號隆武，是爲紹宗襄皇帝。芝龍使森入朝，帝奇其貌，與語大悅，撫森背曰：「恨朕無女妻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因賜國姓，名成功，命爲御營中軍都督，儀同駙馬都尉，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稱之爲「國姓」。

日本聞芝龍貴寵，乃送田川氏至安平。（按成功受賜國姓，當稱朱成功。而民間及外邦每尊之爲「國姓爺」，由是輾轉迻譯，西籍乃有 Koksing, Koxiga 之名。乃國人不察，往往譯作「高新加」等類似姓名，一若明末開闢臺灣者別有一高姓之人，是則不可不辨而正之也。）至是，成功母子始慶完聚焉。



第二章　弘光始末與閩浙分立

芝龍就撫之初，北方流賊已大起。十餘年來，芝龍官階日益高，而北方賊氛亦日益熾。崇禎十七年（一六四四）三月，賊魁李自成陷京師，思宗自縊於景山，黃河南北及荊楚、巴蜀之地乃土崩魚爛而不可收拾矣。先是，賊近畿輔，大臣疏請南遷或請命太子視師江南，帝悉不聽。及京師覆沒，報至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史可法方督師勤王，次浦口，諸大臣議立新君。時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以避賊南來，倫序當屬福王，而以德則潞王賢。鳳陽總督馬士英利福王昏庸，與操江誠意伯劉孔昭、總兵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定策立之，迓福王至儀眞，連營江北，勢張甚。可法不得已，奉福王卽帝位於南京，以明年爲弘光元年。士英自爲首相，出可法督師江北。可法分江北爲四鎭：以劉澤清轄淮、海，經理山東一路；高傑轄徐、泗，經理開、歸一路；劉良佐轄鳳、壽，經理陳、杞一路；黃得功轄滁、和，經理光、固一路。又進左良玉爵爲寧南侯，以上游之事委之。然諸武臣各占分地，賦入自豐，置封疆兵事不問，乃與廷臣互分黨援，干預朝政，甘心爲人作排擠異己之具而不恤焉。

時芝龍坐大閩中，而其弟鴻逵方以總兵官屯鎮江，芝豹及猶子彩並為水師副將。有同官陳謙者，嘗與芝龍盟於廣州，南都立，謙陳追勳之策，部議謂其切時務，且與閩帥交善，令齎敕書金帛獎諭芝龍，調其兵六千人入衞，歸鴻逵統領，幷封芝龍為南安伯。比啓敕書，乃誤書「南安」為「安南」，芝龍愕然，謙曰「安南則兼兩廣，若南安僅一邑耳，請留劵而易詔。」芝龍大喜，厚贈而別。是年（崇禎十七年）冬十月丙辰，復以芝龍為總兵官，鎮守福建。甲戌，命鴻逵掛鎮海將軍印。由是，鄭氏遂屹然為南中重望矣。

馬士英既得志，乃引先朝逆案（卽魏忠賢黨案）巨魁阮大鋮為兵部尚書，相與排斥正人。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吏部尚書張愼言、侍郎呂大器等，皆以宿德重望在位，相繼被逐。盡召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陛等十餘人布列要津。浙江巡按御史左光先者，光斗弟也，故與大鋮世仇，又嘗首劾士英。大鋮誣以罪，逮下獄，而盡雪逆案中賈繼春等。楊維垣遂追論三朝當局力詆王之寀、楊漣等，而為霍維華等訟寃。乃命重頒三朝要典（魏黨藉以壓制東林諸人者，崇禎初定逆案，撤消此典），宣付史館，並追卹逆案諸臣。會有狂僧大悲自稱齊王，逮下詔獄，大鋮欲假以誅東林及夙所不合者，

因造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目，書史可法、高弘圖等名，一時人望，無不備列，納大悲袖中，將窮治其事。士英不欲興大獄，乃止誅大悲，諸人獲免。

初，李自成陷京師，總兵官吳三桂方以防清擁兵駐山海關。自成執其父襄，令書以招之。三桂將降，至灤州，聞愛妾陳沅爲自成將劉宗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關，襲破賊將。自成怒，自將攻之。三桂懼，乞師於清。時清太宗已殂，子福臨卽位，是爲清世祖，改元順治，皇叔父睿親王多爾袞攝政。三桂至其軍，多爾袞許之，率明降臣洪承疇等赴援。其年四月，大破自成兵於山海關。自成還北京，殺吳襄，焚宮闕，悉載輜重西走，多爾袞遂入北京，命肅親王豪格略山東、河南，都統葉臣等定山西。清世祖亦旋以十月由瀋陽徙都北京。於是引狼入室，大好河山竟拱手讓諸異族矣。

自成旣敗，遁還西安，遣將扼守潼關。清主定都北京，卽命英親王阿濟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吳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邊外會蒙古兵赴榆林、延安以搗陝西之背；豫親王多鐸爲定國大將軍，率孔有德等由河南夾攻潼關。自成前後受敵，乃棄陝西，自武關走湖廣，衆尙數十萬。清廷命阿濟格等追擊斬之。多鐸見西事已定，遂分兵直下江南。時史可法方開府揚州，遣將屯田開封，爲經略中原計。濟兵

奄至，可法告急於朝，士英故寢其事不即報。總兵許定國遂誘殺高傑，走降於清，可法兵勢益蹙。弘光元年（清順治二西元一六二九）三月，清兵方渡淮，而左良玉在湖北，以士英裁其軍餉，傳檄遠近，藉口擁護太子，（時有北來人王子明冒稱太子繫獄中，）清除君側，遽自漢口列舟東下。南都戒嚴，急召可法入援。良玉至九江，病死。而清兵已破泗州，可法乃遄還揚州，分陣固守，上疏告急，不報。凡拒戰七晝夜，城陷，死之。

多鐸旣陷揚州，遂率衆南下。時鄭鴻逵已封靖虜伯，與鄭彩聯兵守京口。清兵至瓜洲，取民家門欄桌椅結大筏，燃燈燭，施號礮，亂流而下。南岸守兵以爲北騎渡江也，礮石擊之，日奏捷轅門，鼓角震天。京口民牛酒犒勞，歌舞騰發，而清兵從坎壜橋狹流輕舟飛渡。黎明，升高阜，設亭障，擊鼓吹螺，大隊開閘，放舟蔽江而南。諸軍始覺，倉皇列陣甘露寺。清縱鐵騎蹙之，悉潰。鴻逵與彩等以舟師入海走福建。清兵遂取鎮江，西向南京。帝於夜半跨馬出通濟門，奔蕪湖依黃得功。得功驚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之言，倉皇至此？」帝曰：「非卿無可仗者。」得功曰：「敢不效死！」旣而劉良佐以清兵至，（良佐先已降清）得功督將迎戰，良佐大呼招降。得功曰：「汝乃降乎？」忽

飛矢中喉左偏。得功知不可爲，拾所拔箭刺吭死。總兵田雄遂劫帝降清，江南北悉爲清有。

南都失守，清廷命貝勒博洛爲征南大將軍，進攻浙江。馬士英先已遁至杭州，迎戰不利，渡錢塘江東走。潞王常淓遂以杭州降，浙西悉入於清。時太祖十世孫魯王以海在台州，兵部尚書張國維、定海總兵王之仁等迎王監國，盡驅錢塘江民舟，列兵江上。西取富陽，以扼上游；遙通太湖義兵，以謀恢復。先是唐王聿鍵在杭州，（聿鍵，太祖九世孫，封南陽。崇禎時，以倡義勤王得罪，禁錮鳳陽。弘光時釋出，令徙居廣西平樂府。行抵杭州而南都覆。）力勸潞王監國，不聽。會鄭鴻逵、鄭彩自京口至，與王遇，語及國難，王輒沾泣襟袂。二人奇之，令副將江美鼇、鄭升衞之入閩。至水口驛，福建巡撫張肯堂具啓迎謁。王復書言：「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土，高皇在天之靈實式憑之。」肯堂乃與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謀，欲奉王監國。芝龍意猶豫，以鴻逵所迎，勉就約。閏六月癸未，羣臣三上牋勸進。丁亥，監國於福州，建行在太廟社稷。頃之，從鴻逵議，遂以丁未祭告天地祖宗，卽皇帝位於南郊。改福建爲福京，福州爲天興府，就布政司爲行殿。大赦，以明年爲隆武元年。遙上弘光帝尊號曰聖安皇帝。撫有福建及西南各省，特仙

霞嶺爲國防，及戊申而魯王監國於紹興，於是閩、浙竝立，啓鬩爭之漸矣。

淸兵之南下也，人民多不服。及薙髮令下，抗拒者尤衆。兼以降臣叛將之肆虐，義憤所激乃益切。於是江南義兵紛起，或通表隆武，受其封拜；或近稟魯王節度，藉爲聲援：閩、浙兩方竝倚以爲阻格淸兵之具焉。然民兵起自倉卒，未更訓練，餉糈兵仗又時虞不給，徒恃忠義之士之奔走呼號，慷慨鼓舞而已。淸廷以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命大學士洪承疇招撫江南，總督軍務，竝駐江寧；（時已改南京應天府爲江寧府，）貝勒博洛駐杭州：俾擊義師。由是，上下江及太湖諸軍皆卽破滅，長江下游復入於淸。閩、浙藩籬旣撤，情勢乃日亟。

當馬士英敗遁時，阮大鋮等亦南走，復煽亂於魯王朝，使與諸義師迕。閩中頒詔於魯王，魯王欲受，而熊汝霖、張國維執不可。魯王遣使閩中，隆武帝發銀十萬犒師，士英賊總兵方國安縱兵劫奪之，且聲數閩中罪狀，以爲非所宜立。於是嫌隙始搆，閩、浙如水火矣。

第三章　隆武覆敗與芝龍降清

隆武之立，繫於鄭氏。故於行次建安手敕答芝龍勸進監國箋云：「漢、唐中興，各有成資。今止一隅，勢非昔比。況孤庸質，恐羞祖烈。惟是先生兄弟忠勳夙著，前靖虜伯（鴻逵）奉孤南來，實惟先生是奔是依。自孤勉允監國之後，專望先生兄弟：在朝，則孤之心膂也；在邊，則孤之左右臂膊也。孤占先生等才，不愧太祖臣子。至於諸將則均有安危之寄，一統告廟，功成封侯，孤必不負。」其依賴之專與企望之切，概可想見。及即帝位，遂進封芝龍爲平夷侯（一作平虜侯），鴻逵爲定清侯（一作定虜侯），竝賜號「奉天翊運中興宣力定難守正功臣」。又封芝豹爲澄濟伯，彩爲永勝伯，尋晉芝龍平國公，鴻逵定國公，賜芝龍長子森國姓，改名成功，封忠孝伯。既又封芝龍部將施天福爲武毅伯，洪旭爲忠振伯，林習山爲忠定伯，張進爲忠匡伯，陳煇爲忠靖伯；鴻逵部將陳豹爲忠勇伯，林察爲輔明侯。兵事機宜，悉芝龍爲政。

隆武初政，以恢復爲急圖，遂以天興、建寧、延平、興化四府爲上游，汀州、漳州、邵武、泉州四府爲下

游，各設巡撫。於是集議戰守兵，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計兵十萬，戰兵如之。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乃令撫按以下捐俸助餉。官助之外有紳助，紳助之外有大戶助。又借徵次年錢糧，括府縣庫儲，雖毫釐令畢輸。不足，乃大鬻官爵，部司價銀三百兩，後減至百兩，武劄僅數十兩或數兩，然無俸無署，空銜而已。帝好學通典故，以鄭氏擅國，不能有爲。芝龍、鴻逵屢薦私人爲要官，帝不盡從，由是怨望。及清廷遣黃熙胤招撫福建，熙胤故御史，芝龍與同里，密使通款。帝數促芝龍出師，輒以餉絀辭。大學士黃道周知芝龍終無出關意，乃自請募兵江西，號召羣帥。是年七月，帝給以空劄百函，齎一月糧，以虛聲鼓動得卒九千人。從廣信出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近頗響應。進至婺源，遇清師。戰敗，被執，送江寧，不屈死。芝龍則開府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方倨泰自喜也。

當是時，湖廣總督何騰蛟招降李自成餘黨郝搖旗（賜名永忠）及自成兄子李錦（賜名赤心）之衆四十萬，立十三鎭，以與清荊州之軍相拒。左春坊左庶子楊廷麟亦募兵數萬守贛州，屢勝南昌清兵，收復吉安。二人聲勢既大震湘、贛，遂各疏請移幸其地，徐圖匡復。帝亦知芝龍不可恃，卽以十二月移駐建寧，而令大學士蘇觀生先赴南安募兵，以芝龍留守福州，司轉餉。芝龍念物論不平，乃

請以二路出師：鄭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爲副元帥，出江西。各擁衆數千，聲言數萬。旣出關，又疏言候餉，逗遛如故。時隆武元年（清順治三年，西元一六四六年）正月也。帝洞燭其隱，乃決計出汀州入贛，將由贛入湘倚騰蛟。芝龍方挾帝以自重，不欲帝行，令軍民數萬人遮道呼號。三月，進次延平。先是二月，魯王方監國於紹興，遣都督陳謙使閩。及陛見啓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帝大怒，下謙於獄。謙前齎南安伯敕書付芝龍，與有舊恩；謙之敢赴閩，亦芝龍爲書招之也。至是，芝龍力爲營救，不聽。御史錢邦芑密奏：「謙爲魯王心腹，與芝龍至交，不急除，恐有內患。」帝卽命誅謙。或以告芝龍，芝龍曰：「刑人於市，必經我門。吾且命停刑，願以己官職贖之，當不死。」夜半，內傳別移謙於他所斬之。芝龍奔赴，伏屍哭極哀，出千金營葬，爲文祭之，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語，由此怏怏，益懷異志矣。

楊廷麟在吉安聞帝北行，乃南入贛州，謀迎謁；而以吉安守禦屬諸兵部侍郎萬元吉。元吉馭下嚴，諸將不悅，皆內攜。三月，江西降將金聲桓攻吉安，守兵不戰潰，城遂破。元吉退屯皂口，檄諭贛州，極言滇兵棄城罪。清兵進至皂口，元吉退入贛城，清兵乘勝圍之。廷麟遣使調廣西狼兵，而身往雩都，召

新軍來救，戰於海林，大敗。乃散其兵，入贛與元吉憑城堅守。及清兵渡錢塘江，定浙東，大舉攻閩，芝龍已陰受洪承疇約款，乃託言海寇入犯，須往備禦，馳赴安平。檄守將施天福回，盡撤閩隘水陸防兵，仙霞嶺二百里間，遂空無一人。時鴻逵駐關外，聞清兵進攻，疾走還浦城，帝削奪其爵。清兵由衢州、廣信兩路長驅入，殺大學士王鴻峻，連下建寧、浦城。時贛州被圍，不能援閩，何騰蛟遣郝永忠迎蹕，方抵韶州，而仙霞敗報至。帝倉卒自延平出走汀州，載書十餘簏自隨。延平知府王士和投繯死，清兵遂陷延平。其前鋒都統努山冒明旗幟，馳七晝夜，陳謙之子率數十騎蹤跡之，遂追及帝於汀州。后曾氏警敏知書，每羣臣奏事，后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帝頗憚之。至是，亦被執。至九瀧，投水死。帝至福州，以不食殂。帝長身豐頤，無鬚，性儉樸，傷國家多難，敕斷酒肉，衣大布衣。鄭氏獻美女，不欲卻，亦弗御；後宮驅使，惟老姬數人。每出諭旨，辭氣慷慨，舉朝感動。初，帝視朝，羣臣將退，命內侍捧一篋置殿前，諭曰：「吾初無天下之心，賴諸卿擁戴，越在海隅，布袍糲食，曉夜焦勞，有何人君之樂？止是上爲祖宗，下爲百姓，惟恐負卿等立君之意。昨關上主事搜得降書二百多封，今具在此，吾不欲知其姓名，着錦衣衛檢明封數，對衆焚之。卿等宜無負初衷也。」其雅量開誠，亦至有足多者。及罹於難，國人莫不悼之。

清貝勒博洛既襲駐福州，別遣李成棟、韓固山等徇各州郡。九月，漳、泉諸郡相繼下，閩地大半入清。惟芝龍以前通款之信未回（書有「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師撤水師，傾心貴朝非一日也」語）仍屯安平，猶豫不敢迎降。又自謂先撤關兵無一矢相遺，而兩廣素屬部下，若以投效兩廣總督必可得。博洛遣泉紳郭必昌召之，芝龍曰：「我非不欲忠於清，特恐立唐王爲罪耳。」會韓固山近逼安平，芝龍怒，博洛乃切責固山，令移軍，別貽書芝龍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爲，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則投明而事，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今兩粵未平，令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商地方故也。」芝龍得書大悅。成功進諫曰：「閩、粵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馳驅。若憑險設伏，收人心以固其本，與販各港以足其餉，選將練兵，號召不難矣。夫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離山不威，脫淵則困，願吾父思之」芝龍拂袖起。成功出告鴻逵，鴻逵壯之，入語芝龍曰：「夫人生天地間，如朝露耳，能建功立業，垂名異世，則亦時不可失也。吾兄當國難之際，位極人臣，苟時事不可爲，則弟亦不敢虛鼓唇舌；況兄尙帶甲數十萬，舳艫塞海，糧餉充足，輔其君以號召天下，豪傑自當響應，何委身於人？此弟爲兄所不取也」芝龍曰：「甲申之變（指思宗殉國）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

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敵天下之兵，恐亦爲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軍歸誠，棄暗投明，擇主而事，古豪傑亦有行之者矣。」鴻逵曰：「然亦不可不爲之慮。」芝龍曰：「人以誠待我，我以誠應之，何疑焉！」蓋芝龍自秉政以來，田園遍閩、廣，增置莊倉五百餘所，駑馬戀棧，不能聽也。遂進降表，率五百人詣博洛於福州。博洛勞之，握手折箭爲誓。芝龍遂薙髮降。宴飲三日。博洛謂內院諸人曰：「芝龍桀黠多智，今大隊不來而單騎至此，實有覬望意。縱之去，恐有意外變，不如挾之北上，則蛇無首，其餘無能爲也。」乃分隸其五百人於各旗，令莫能相見。夜半，忽拔營起。芝龍謂博洛曰：「北上本龍素願，但子弟每多不肖，今擁兵海上，脫有不測，將奈何？」博洛曰：「此無與爾事，亦非吾慮所及也。」芝龍既被挾北行，鴻逵、成功皆率所部入海，芝豹獨奉母居安平。

第二篇　抗清運動之展布

第一章　初建義旗與據守金廈

成功既受國姓，封忠孝伯，遇事翼衞，頗有幹蠱意。及帝幸延平，成功條陳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事宜。帝歎曰「眞騂角也」令以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嘗入侍，見帝有憂容，頓首曰：「陛下鬱鬱，得毋以臣父有異心乎？臣受厚恩，義無反顧，願以死捍陛下矣」尋以母病，陛辭回安平。帝曰：「有事之秋，卿何忍舍朕去？」成功泣曰：「臣七歲別母，忽爾病危，爲子者心何安以報陛下之日長，故敢請也。」帝不得已，許之。會芝龍降清，成功苦諫不從，乃率所部遁金門。芝龍召之同行，成功復書曰：「從來父教子以忠，未聞教子以貳。今父不聽兒言，倘有不測，兒只有縞素而已。」芝龍嗤其狂悖，然猶歎曰：「他日爲清患者，必成功也」

芝龍北去，其家以為可免暴掠，頗不設備。乃博洛所部馬步兵突至安平，大肆淫掠。鄭芝豹等斂衆揭貲財子女於巨艦，棄城泊外海。成功母不肯去，清兵入，被辱自縊死。成功聞報，擗踊號哭，縞素率師至。清兵見船隻塞海，乃退回泉州。成功痛母慘死，憤父降敵，遂詣孔廟焚儒服，拜曰：「成功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向背居留，各行其是。謹謝儒衣，祈先師昭鑒！」長揖而去，偕所善陳煇、張進等九十餘人，乘二艦入海。樹「殺父報國」旗，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泊舟鼓浪嶼，設高皇帝神位，定盟恢復。時同安屬廈門、金門兩島並為鄭彩、鄭聯所據，廈門卽中左所也。丁亥歲（成功稱隆武三年，魯監國二年，清順治四年，西元一六四七年，是年桂王立肇慶，改元永曆）四月，成功合鄭彩、楊耿兵入海澄，破九都。鴻逵謂成功曰：「安平彈丸，無險要可恃，吾助汝攻泉州。」成功乃令他將守海澄，而自九都回，以八月庚寅會鴻逵師於泉之桃花山。泉州在籍御史沈佺期、光祿寺卿林橋升、主事郭符甲、推官諸葛斌起兵應之。清提督趙國祚逆戰而敗，遂進逼泉州。每攻城，輒為清溜石寨參將解應龍所撓。成功謀之鴻逵，偽為攻城者，而遣部將桑一鶚、杜煇襲其寨，伏兵中途邀之。應龍中伏死，寨亦遂破。國祚初輕成功，聞應龍死，始晝夜巡防。時泉州西門守將楊義與諸葛斌通，適國祚召義守東門，斌不知，夜率衆逼

城，全軍俱沒。鄉官郭必昌之子顯謀內應，事泄，一門十三口悉遇害。於是夜禁益嚴。

清漳州守將王進聞泉州被圍，將往救，總兵楊佐以未奉總督令阻之。進曰：「此所謂脣亡則齒寒也。」分其衆爲三隊，詐稱合潮州援兵數萬，直搗安平。成功乃分兵守刺園、潯尾（卽今集美）自率衆據五陵，令鴻逵督其將林順、洪政攻城。王進偵知大路聯營，乃乘夜由冷水井過何坑，出南安突至泉州城下。洪政一戰而敗，鴻逵亦走還金門。成功遂退。後諜悉進兵才千五百人，成功大悔，伏兵邀之，不及。成功歸安平，前浙江巡撫盧若騰、進士葉翼雲、舉人陳鼎來謁，成功待以上賓。又海澄人甘煇、漳浦人藍登、南安人施郎與其弟顯（一作顯貴）俱來歸。乃練兵積餉，以爲後圖。

是年十月，成功頒隆武四年戊子大統曆於海上。時道阻未通，粵中不知永曆卽位事，故從大學士路振飛、曾櫻議，仍稱隆武四年頒曆，用文淵閣印鈐之。時魯王自浙敗退，鄭彩迎之南來，往復諸島間，成功於魯王修寓公之禮，而不稱臣。魯兵部尚書錢肅樂奏頒監國二年曆，而成功稱隆武四年如故。於是海上遂有二朔。肅樂嘗與成功書，奬其忠義，勉以恢復，故成功不以爲忤也。

戊子歲（永曆二年，魯監國三年，成功稱隆武四年，清順治五年，西元一六四八年）五月，成功

統林習山、甘煇攻同安，清守將祁光秋、廉郎出戰。煇擊敗之，斬其守備王庭。郎與知縣張效齡棄城遁。成功入城安民，以吏部主事葉翼雲攝知縣事，舉人陳鼎爲教諭。留邱縉、林壯猷、金作裕將兵守之。復攻泉州。七月，清帥佟國器、李率泰、陳錦合師援泉，直逼同安。縉、壯猷守大盈嶺，以扼泉師；作裕守岑溪嶺，以扼漳師；翼雲督民兵守城。清領旗黃有信率驍騎衝突，縉中流矢。壯猷不支，退入城。作裕聞之，亦斂軍回，分門死守。清師曉夜攻擊，八月戊申，城遂破。縉、壯猷、作裕皆巷戰死。翼雲曰：「今日猶得死於明土，亦吾輩之幸也！」與鼎皆不屈死。清師以城內堅守不下，屠之。成功時在銅山修船練兵，聞同安告急，整師往救，抵金門而同安已破。清漳州守將王起俸謀降事泄，棄家從舊鎭奔銅山。成功以爲總練，使同柯宸樞聯絡銅山等處，募兵措餉。詔安縣人林日灼鼓衆拒之，成功遣甘煇往擊，日灼旋滅。

方是時，清兵已下廣州，唐王聿鐭敗死，遺臣林察航海來依成功，始知永曆帝之立。成功以手加額曰：「吾有君矣！」遂遣前中書舍人江于燦、黃志高奉表航海至肇慶行在所。十月，詔封成功威遠侯。（自是，成功遂奉永曆正朔。）成功適以是時復雲霄。清中軍守備姚國泰巷戰，重傷被擒，成功惜其勇，令醫療治，用爲監督。

是歲大飢，閩中斗米近千錢。成功及鄭彩各發兵民船至高州糴米，爲思恩侯陳邦傅所轄。成功船免餉，餘照丈尺徵糧。船有千餘，民船爲多，蓋歲凶糧急，括以赴事耳。時成功駐廈門，以親丁三百人遣其族父故錦衣衛鄭芝鵬（按芝鵬前後事蹟，似與芝莞爲一人）護家眷，使張進守銅山所，太子太師鄭香守澄海之石尾。（香有衆數千人，後爲清兵所破，二子廣、海死焉）其海上諸鎮，分駐於各島：監國魯王別將平夷伯周鶴芝、閩安侯周瑞、定西伯張名振、總兵阮美等守舟山至沙埕一帶，鄭彩、鄭聯守廈門；鄭鴻逵守平安之白沙，使其將陳豹守南澳。然糧餉匱乏，多取之民間，而鄭彩營將章雲飛等滋擾尤甚。鴻逵遂率舟師至潮州，隨地徵餉焉。

永曆三年（魯監國四年，清順治六年，西元一六四九年）三月，成功留黃廷、洪政守漳浦之羅山嶺，柯宸樞守盤陀嶺，自統大衆下詔安屯分水關。總兵郝尙久（一作尙文）者，李成棟之健將也，車任重虐於潮州，命尙久襲而代之。反正後，封新泰伯。尙久遲疑觀望，成功命楊乾生齎書往，拒不納。成功怒，欲攻之。部將黃海曰：「潮州有備，急則難取，且旁掠諸邑以綏其心，反而擊之，一鼓可得也。」成功從之，乃分兵擊潮陽土豪張禮於達濠、霞美二寨，命部將黃山從靖海破惠來縣。海澄有陳斌者，

號「大巴掌」，嘗為仇人所圍，負三歲子斧城門而出，衆不敢近。至是，亦來歸。成功喜，授斌為後勁鎮。是年七月，行朝晉封成功廣平公。時清兵已寖逼西南，魯王亦蹀躞海上，從臣每日朝於水殿，（水殿乃御舟不稍大者，名河艍，卽其頂為朝房）落日狂濤，冠裳相對，臣主艱難，於斯為極矣。

四年（魯監國五年，清順治七年，西元一六五〇年）正月，成功取潮陽，清知縣常翌鳳（一作常鳳）迎降。成功令洪旭駐鎮，督徵糧餉。和平寨不服，遣右先鋒鎮楊才攻破之，屠戮無遺。不數日，才暴病死，成功以林勇代領其衆。四月，成功率將左先鋒鎮施郎、右先鋒鎮施顯、援勦右鎮黃廷、戈旗鎮王秀奇、親丁鎮甘煇至揭陽會鴻逵。鴻逵言新埠寨不服，乃移兵攻之，用「龍熕」轟入寨，寨長乞輸餉以降。先是，海中放光，鴻逵令人沒水求之，得大礮，夾兩龍為耳，用船車曳出，試發無不摧破，卽所謂龍熕也。五月，詔安九甲義將萬禮有衆數千，因施郎來附。

六月，成功討蘇利於碣石衛。蘇利，饒平人，流落海豐為盜。嘗與碣石衛民搆釁，民乞援於同安之號「大目公」蘇秦者。秦擊利敗降之，遂入碣石。利依秦為裨將，戰輒勝，秦以其同姓，益重之。秦偶疾，利刺秦自代，卽明末五虎亂潮之一也。懼為成功所併，投清為左都督，而陰持兩端不薙髮。至是，成功

率舟師討之，風逆失利，林勇死焉。遂還師圍潮州。陳斌燒斷廣濟橋，晝夜攻擊。郝尚久死守不下，乞救於漳州總兵王邦俊。邦俊聞潮州圍急，統大隊至長橋。守羅山嶺之黃廷、洪政棄城走，而柯宸樞據險扼守，清兵不能進。邦俊以騎兵往來誘敵，而令副將王之剛自盤龍小路度嶺，游擊張勝由杜潯過雲霄。宸樞分兵逆戰，礮矢盡，全軍皆沒。於是雲霄、詔安復失。成功聞宸樞死，大痛曰：「吾不恨失雲、詔，恨亡宸樞耳！」遂解圍，軍於潮陽。成功將黃亮采見雲、詔失守，與其黨陳拔五、李英等叛，攻行營。甘煇擊斬之，軍心乃定。

廈門、金門兩島本爲鄭彩、鄭聯所據，或說成功取之。成功曰：「取之不得，反結爲仇。」鄭芝莞曰：「建國（彩）遠行（時方出師援浙），惟聯在廈，此其時也。」施郎曰：「聯嗜酒無謀，藩主以四巨艦揚帆回師，寄泊鼓浪嶼，彼見船少，必無猜疑。餘船假爲商賈，分駐商港，登岸拜謁，相機而動，此呂蒙襲荊州之計也。」成功曰：「吾欲善取之，庶免殺兄之名。」芝莞曰：「恐其部卒生心，殺之爲是，不見唐太宗之於建成、元吉乎？」成功乃率甘煇、施郎、洪政、杜煇精兵五百，乘船四艘，於中秋夜泊舟鼓浪嶼。聯方醉臥黃石巖，巖踞城東數里，鑿石成洞，聯所造也。報至，不得通，詰朝酒醒，櫛髮出迎。成功笑曰：

「師徒屢敗，兄能以一軍相假乎？」聯未及答，諸執銳者突前挽其舟。聯唯唯惟命。成功麾軍過聯船。聯將士讋伏莫敢動。遂邀聯飲於虎坑巖，投壺角勝。聯歸途至半山塘，伏起，刺殺之。成功勒兵入城，佯搥胸大哭曰：「誰殺吾兄！」令兵守聯與彩宅門，餘無令不許擅入。斬其用事者章雲飛，於是聯部將陳俸、藍衍、吳豪等咸歸焉。彩之將楊朝棟、王勝、楊權、蔡新等聞聯死，亦率全隊舟師降。舊將藍登亦來歸。乃遣洪政持書折矢招彩。初，彩之出師也，戒聯曰：「國姓帆船來往，宜備之。」聯曰：「少年乳臭，何足介意！」既聞聯死，歎曰：「所託非人，吾之咎也！」彩既敗於沙埕，乞援舟山，不獲。無所歸而政適至，因歎曰：「吾年老，諸子弟能繼志者，大木耳，吾願全軍解付之。」乃令弟斌偕政復命。成功遂兼有兩島，威震海上矣。

第二章 縱橫海上與魯王來依

成功旣雄據兩島，乃命洪政招安銅山、南澳、閩安諸島，悉聽約束。於是分其軍爲五：以林察爲左軍，周瑞爲右軍，張名振爲前軍，周鶴芝爲後軍，而自爲中軍。以舉人馮澄世、潘庚鍾、紀舉國、林俞卿、林奇昌、恩貢諸葛倬、諸生蔡鳴雷爲參謀，以圖進取。時清兵已入桂林，督師瞿式耜、總督張同敞殉難，永曆帝出奔南寧，成功奉詔率舟師從虎門入援。成功乃以黃大振爲援剿前鎮，守海壇；撥水師阮引、何德、陸師藍登屬鄭芝莞守廈門，自率諸鎮南下勤王。至潮陽而施郎與陳斌不睦，因止不進。有首黃海如通於清定南王孔有德者，成功遣林習山襲殺之，宥其餘黨，分配各鎮。

永曆五年（魯監國六年，清順治八年，西元一六五一年）二月，成功師次平海衞，清兵襲破廈門。先是，成功舟師至白沙湖，遇風，收入鹽洲港，尋至天星所，敗清惠州援兵，攻下之。進次平海衞。廈門單弱，屬鴻逵回師助芝莞固守。未至而清福建巡撫張學聖信降臣黃澍之謀，偵成功遠出，檄總兵馬得功率師襲廈門。得功從五通掩渡，水師鎮阮引不戰而遁，芝莞聞報，席捲珍寶，棄城下船。學聖督

大隊繼至，適潮大漲，登五通山望，則波濤萬頃，島嶼孤懸，愕然曰：「此絕地也。設有緩急，豈能飛渡！」卽日引還。得功方領騎馳騁，聞後軍已退，不敢坐鎮，走貿簹港。而鴻逵部將楊杼素、吳渤已至，截諸港口。渤戰死。施郎復率陳繡、鄭文星從廈門港登岸促之。得功嘗爲鴻逵標下守備，故相識，計窮，乃冒死駕小船過鴻逵，說之曰：「得功奉令過島，未嘗擾一草一木。今無舟可渡，必死。但恐得功死，此島人民萬不能全耳！公兄在京，眷口在安平，乞熟思之！」鴻逵乃逸之去。

初，閩中亡，東閣大學士曾櫻避居廈門。及清兵襲城，城將陷，家人促之登舟。櫻曰：「此一塊清淨土，吾死所也。」自縊死。其門人陳泰、阮文錫謀收遺骸，泰痛哭曰：「有吾在，無庸子。子出而不返，則老父倚閭而望；吾孤身，死則死耳。子効力於親，吾効力於師，不亦可乎？」泰乃匍匐負櫻屍走三十里，付其家人殯之。歸，不食三日卒。文錫後爲僧，名超全。論者比之鄭所南、謝皋羽焉。（鄭思肖、謝翺俱宋末義士。）

成功聞廈門有警，亟自平海旋師，以是年四月丁未朔復收廈門。比成功至，馬得功已去五日矣。成功大悔恨。移師屯金門之白沙，親歷各要口，以鄭擎宇爲知州，築礟臺，撥勁旅守之。丙辰，大會文武，

議廈門功罪。賞施郎銀二百兩，陳勳、鄭文星各百兩，厚卹吳渤家，杖阮引、何德各五十；芝莞以失機論，罪當斬。芝莞方欲辯，而成功已冠帶出隆武帝所賜尙方劍斬之。懸首示衆，有「本藩鐵面無私，爾勳臣鎭將各宜努力」之語。衆軍股栗，兵勢復振，成功恨鴻逵之縱得功也，飭鎭將不許赴鴻逵衙署。而鴻逵見成功能行其法，亦將所部付之，謝權歸隱，築寨白沙，搆亭沼，藝花木，笙歌自娛。後爲淸將王進功所攻，成功移之居金門以老。方芝莞擁貲棄城時，成功妻董氏抱神主出，舵工林禮負之登芝莞舟。芝莞遽曰：「此戰艦也，非夫人所居。」再三促之起。董夫人堅坐不動，積藏得無恙，軍餉獲充。夫人素無寵，以是見禮於成功焉。

是月，成功部將施郎降於淸。郎之事成功也，年最少，風宇魁梧，號知兵，凡樓櫓旗幟伍陣相離之法，皆郎啓之。然頗恃才而倨。有標兵曾德犯法當死，匿成功所，郎偵擒之。成功馳令勿殺。郎曰：「法者，非郎敢私，藩主何可自徇其法乎！」促斬之。持令者歸而搆焉，成功怒，收郎並其父大宜、弟顯，命林習山之副將吳芳守之。郎謂顯曰：「兄弟豈可俱斃，弟速爲計！」顯曰：「兄雄略勝弟十倍，且無子，速行，勿多語！」郎乃起，佯喜笑語芳曰：「吾以藩主欲殺我，乃別有事邪！」取酒與芳歡飲，曰：「伴我登岸，

往見當事。」芳見郎舉動雀躍，又以父與弟在船，信焉，令三人隨之。至草仔鞍，郎出鐵椎椎殺三人，而走匿曾厝鞍石洞中。飢且死，適佃兵鋤園，老矣，見五花豹隱臥，大怖，頃之，傑然施郎也，則大驚。郎告之故，佃兵餉以簞食魚羹，然已憊甚，肌革慘懔。時成功購之急，曰：「此子不來，必貽吾患。」令島中：「舍匿者族。」郎夜叩其部將蘇茂門，激之曰：「吾聞藩主購我千金高爵，賢弟與我厚，故以贈也。」茂曰：「茂豈賣公以求榮者乎？」敕門者祕之。居二日，跡至茂家，乃伏郎臥內，令妻隅坐，以衣覆之。夜以小船載郎渡五通去，而席藁請罪於軍門。成功義之，乃赦茂而授以郎職。郎既內渡，改名琅，降於清。後數年，降將黃梧薦之總督李率泰，題授副將，累遷水師提督，卒用其計以取臺灣，平鄭氏。說者以爲鄭、施離合，海上之興衰繫焉。

五月，成功憤廈門金穴之覆，率中提督甘煇、左先鋒鎮蘇茂、中衝鎮藍登、宣毅左鎮杜煇、援剿後鎮陳魁、左衝鎮郭義、右衝鎮蔡祿、後衝鎮林明、前衝鎮統領余新、奇兵鎮楊祖、智武鎮藍衍等從南溪登岸，將取漳浦。清漳州總兵王邦俊列陣於磁竈以待。杜煇、藍登奮勇爭先，矢將盡，少怯。余新、楊祖、蔡祿、陳魁左右夾擊之，邦俊遂潰，閉城不出。九月，成功復攻漳浦。邦俊赴援，爲成功部將甘煇所敗，追至

馬口始還。清提督楊名高聞邦俊馬口之敗，遂以十一月統興、泉諸營進援之。時天氣嚴寒，名高謂諸將曰：「海賊赤脚，可乘凍凓擊之。」麾兵進。至小盈嶺，與成功軍遇，遂交戰。勝負未分，忽成功營連發三礮，嶺左右伏兵齊起。名高隊大亂，死者甚多，遂退駐泉州。成功乘勝進取漳浦，清守將楊世德、陳堯策出降。成功授世德英兵鎮，堯策護衛前鎮。

時英毅伯阮駿自舟山來歸，清海澄守將郝文興亦遣人通款。成功以人多餉乏爲憂，參軍馮澄世曰：「方今富足，莫如日本，前太夫人來歸，國王意甚厚，若以甥禮通之，借彼地產以足吾用，然後下販呂宋、暹羅、交阯諸國，源源不絕，則糧餉足而進取易矣。」成功然之，卽以其年十二月遣使通好於日本。旣獲日本鉛銅之助，又以黃愷爲徵餉官，督徵泉、漳、福、興沿海軍餉，於是厦門之勢益固。

六年（魯監國七年，清順治九年，西元一六五二年）正月甲戌，成功乘潮大漲，航海直抵海澄中權關。郝文興先已通款，迎入城。有同安浯州人周全斌者投謁成功，成功延見之，問「策將安出？」全斌對曰：「以大勢論之，藩主志在勤王，必先通廣西達行在，會孫可望、李定國，連師粵東，出江西，直取江南，是爲上策。今李成棟已沒，廣州新破，是粵西之路未得通，徒自勞也。宜且固守各島，上踞舟山

以分北來之勢，下、守南澳以遏南逸之侵，與販洋道以足糧餉，然後取漳、泉以爲基業，由汀郡、福、興水陸並進，則八閩可得矣。」成功大悅，卽授全斌房宿鎭。

維時舟山已陷淸，魯元妃張氏及大學士張肯堂、禮部尙書吳鍾巒、兵部尙書李向中、工部尙書朱永祐等皆死之。定西侯張名振、大學士沈宸荃、兵部侍郎張煌言等遂奉監國魯王航於海，是月次廈門。成功以監國至，召諸參軍議接見禮。潘庚鍾曰：「魯王雖監國，而藩主奉粤西正朔，均臣也，相見不過賓主。」成功曰：「不然！外藩於諸王非敵體，況監國乎！用賓主則紀綱混矣，吾以宗人府府正之禮見之，則於禮兩全矣！」衆是之。遂贄千金，紬緞百端。安插諸宗室，從官月致餼焉。

二月，成功從江東入攻長泰。淸王邦俊率兵援之，遇於溪西，邦俊失利。淸副將王進，大名人，號老虎，與成功部將甘煇皆健鬪聞於軍，念欲一決雌雄，乃奮撾傳矢，兩馬相當。煇戳，進則隱之；進彀，煇亦落之。自辰至午，縱橫跌宕，觀者竦踴，以爲神亭之技。（三國時孫策與太史慈故事。）迨兩家兵至，乃解。進入長泰，煇攻之弗克。三月，成功部將吳世珍攻長泰，先登死於礮，成功乃遣火器鎭何明鑿地道攻之。俄報淸總督陳錦至，成功乃移營江東橋。錦欲擊之，游擊張玉諫曰：「海賊國姓少年英勇，多詭

計，見紮江東，未可遽進。且深溝固壘，密通漳鎮，遣一旅由長泰小路擊之，使彼首尾不顧，乃可破也。」錦喝曰：「此蠢賊，何足掛齒！」麾軍逼戰。大敗，退駐泉州。王進聞之，以數十騎棄長泰走漳州。於是平和、詔安、南靖皆下，進圍漳州。陳錦之敗歸也，慚憤，偶食不如意，鞭奴庫成棟幾死。成棟刺殺之，以其首奔成功。成功歎曰：「僕隸之人而皆戕其主，是天下無刑也。」厚給其家而梟成棟首示衆島民，是以大服。

五月，清金礪總兵馬逢知率兵救漳州。成功召諸將問計。甘煇請戰，成功曰：「不然！凡用兵之道豈可全恃勇力！當明彼此之情。今陳錦新喪，提調無人，以素驍勇之逢知來，必以一當百。今且勿戰，縱之入城，然後圍之。城內人多，糧必乏，外調既遲，內勢窘迫，破之必矣。」乃撤萬松關及龍江兵，令避援兵勿阻。逢知率精騎一千，步兵三千馳至灌口，不見敵，將安營，而四面搖旗吶喊，終夜不敢卸甲。登高見營柵布滿山谷，惟往漳一路無阻，乃引軍入城。成功進兵圍之。逢知開東門出，爲搗壘計，成功令陳勝、陳斌、蘇茂、蕭泗迎戰，而自與甘煇、周全斌、陳堯策、郝文興以雲梯攻城。逢知棄陣奔回，死傷甚衆。漳州外援遂絕。清巡撫宜永貴初接塘報，稱馬逢知所向無敵，以爲旦夕圍解，追聞逢知入城被困，乃以

舟師攻厦門牽制之。時已八月矣。所遣兵與成功將陳煇遇於崇武而敗，成功攻城益急。逢知虜內變，令所部兵雜守埤堵，隨壞隨築，久未克。時秋霖盛漲，成功塞鎮門山，激水灌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藉死者七十餘萬，門巷洞開，落落如遊墟墓間。饑鼠飢烏，白晝蹲几上。九月，清固山金礪奉命救漳，謂諸將曰：「成功行兵有法，若以大隊齊進，恐墮術中。當以騎兵從大路攻擊，而分遣步卒間道邀擊之。彼兵疲意沮，挫其銳氣則勢如破竹矣。」成功令周全斌禦之九龍江之東，兩軍酣戰，箭如雨下。忽報清兵從長泰抄出江東橋，全斌急鳴金收軍。礪捲旗疾追，全斌陣亂，橋關盡失。成功遂撤漳州之圍，屯師古縣。漳城坐久困相食，及解圍，存者才一二百人耳。

金礪與馬逢知、王邦俊議曰：「今郡城圍雖解，而成功尙在古縣，有覬覦心。倘由三汊河截踞江東橋，別隊從赤嶺港登岸，豈不復如前轍乎？當急除之。」十月，遂督騎兵分三隊而進。成功以火軍迎敵，忽西北風起，火筒槍礮皆自焚，遂潰，退屯海澄。是役也，成功不去火筒之蓋，是以大崩。

七年，（魯監國八年，清順治十年，西元一六五三年）有搆魯王於成功者，成功禮儀漸疏，三月，王乃自去監國之號，飄泊島嶼。賴其舊臣王忠孝、郭貞一、盧若騰、沈佺期、徐孚遠、紀石靑、林復齊之徒

鬮護之。定西侯張名振遂以成功之師入長江。往歲，名振收拾燼餘，往見成功。成功大言曰：「汝爲定西侯數年所作何事？」名振曰：「中興。」成功曰：「安在？」名振曰：「濟則徵之實勣，不濟則在方寸間耳！」成功曰：「何據？」名振袒而示之背「赤心報國」四字長徑寸，深入肌膚。成功愕然謝曰：「久仰老將軍大名，奈多慴之口何！」出歷來謗書厚尺許，名振遽火之。成功待以上賓，行交拜禮，指腹聯姻，贈以黃金及哆囉呢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爲名振聘王氏女，拜爲總制，資以攻漳、泉。是年春，名振請兵北上。成功與之兵二萬，糧三艘。獲叛將金允彥於金塘山，磔之。平原將軍姚志倬、誠意伯劉孔昭偕其子永錫以衆來依，遂號召舊旅，破京口，截長江，駐營於崇明。尋被讒撤回廈門，長陽王術桂爲力辨於成功，及相見，語至夜分，更益以兵，而令陳煊、王秀奇、洪旭、周全斌偕行。至羊山颶風作，折兵十之一，惟名振全軍無恙。九月，復駐平陽沙，糧絕，名振與士卒同餓。有「太師楞腹，我輩忘飢」之謠。用是，軍得不散。

是年五月，清兵攻海澄，固山金礪以全軍駐祖山頭。成功令王秀奇、郝文興、陳堯策守鎮遠寨，甘煇、黃廷守關帝廟木寨爲犄角，親登天姬宮將臺督戰。清兵發大礮擊之，後衝鎮葉章戰死，後勁鎮陳

魁傷於矢，城壞十餘丈。成功坐將臺指揮自若，曰：「礮避我，吾豈避礮！」甘煇翼之下，甫離臺，而座已碎矣。清兵以不拔鎮遠寨則城終不可下，乃移師擊之。短牆皆陷如平地，士卒無可容身。秀奇掘地爲窩藏之，終不能下。忽一夕，礪營空礮遞發，成功咋謂諸將曰：「是將臨城矣！」勒兵持斧以待，令曰：「敵至方砍。」清兵渡濠入其郛，大呼登城。有廝養卒舉巨斧砍，衆從之。萬斧齊下，隨砍隨墮，濠爲之平。東方將白，清兵始退，而地道火藥發，燒死無算。礪走還漳州。自是城守益堅，廝養卒拜都督焉。六月，行朝封成功漳國公。

九月，清兵攻陷潮州，郝尚久死之。成功遣兵赴救，不及而還。十二月，張名振與清兵戰於崇明之平陽沙。是日寅刻，清崇明駐防兵萬餘，馬三百匹，乘凍涉江，入平陽沙。名振鼓衆迎之，浴日將軍王善良挺矛當先，姚志倬、任麟、王有才以三百人衝其左，張煌言、王浚以三百人突其右，崇明駐防兵大敗，無一返者。八年（清順治十一年，西元一六五四年）正月，名振以上游有蠟書爲內應，復率海船數百，溯江而上，再入京口，掠儀眞，至觀音門。十三日，泊金山，偕誠意伯劉孔昭登山，從者五百人。寺僧持簿募化，名振笑曰：「大兵到此，秋毫不擾，尚募化乎？」助鹽米各十石。次日，紗帽靑袍角帶，向西南遙

祭孝陵，設醮三日。題詩云：「十年橫海一孤臣，佳氣鍾山望裏眞。鶉首義旗方出楚，燕雲羽檄已通閩。王師桴鼓心肝噎，父老壺漿涕淚親。南望孝陵兵縞素，會看大纛禡龍津。」詩前書「予以接濟秦藩，師泊金山，遙拜孝陵有感。」後署「甲午年孟春月，定西侯張名振同誠意伯題。」越二日，掠輜重東下。四月，復以海艘上鎮江，焚小閘，至儀眞索鹽商助餉金，不得，焚六百艘而去。尋以沙船六十入山東登、萊諸處，直抵高麗乃還。當名振再入長江時，成功亦令其戎政司馬陳亦斌、都督程應璠率兵次平陽沙，進攻崇明。戰敗，仁武伯平原將軍姚志倬、定南伯徐仁爵死之。旋攻吳淞，掠戰船二百。

第三章　屢拒清誘與圍攻福州

是時，鄭芝龍遣其私人李德招成功降，有「如未投誠，先獻監國魯王」之語。成功乃送魯王於粵中行在以避之。王躊躇不欲行。成功強之，始揚帆出海。遇風回，居南澳。自是，魯王居海上者七年。及己亥（永曆十三年）秋，帝手敕命仍監國，而成功不欲，遷之澎湖。尋復悔之，迎歸金門，供給如初。

其年二月，芝龍復以清命遣李德同鄭、賈二使臣齎海澄公敕印招成功。清總督劉清泰致書曰：

「一時曠蕩之恩，出自宸聰懷柔之略，眞千載一時矣。今天意所在，不待智者而決。川、湖之捷屢奏，兩粵之叛盡歸，足下以孑然一旅孤懸海外，縱使樓櫓是憑，亦無分茅劃地之實際；將謂踞島而守，終屬依山傍海之游魂。今固山開鎭於漳濱，江南勁旅，北地滿兵，絡繹奔赴。餘波一日不靖，全師一日不班。無論揚帆斃楫可以滅跡犁庭，卽安坐以折窺岸之謀，密在以塞通津之徑，想足下此中之生聚教訓萬不得以暫待久，以勞待逸，以不足待有餘，不幾望洋而成竭澤，邊樹而致焚林！此非不佞虛喝之言，而確乎理勢之談也。若肯毅然來歸，翻然號泣，召族黨部曲而諭之，各致化其心，以了立命安身之局。

既不棄令親萬里銜書之苦，亦以慰尊公數年欲斷之腸。上而朝廷之德意，下而不佞之苦心，可謂不相負矣。然更有爲足下思者，將懼投誠而孤注，何妨擁衞其子弟以歸，倘懷赴闕爲畏途，何妨請命於桑土而守，以不佞半生忠樸，見諒於聖明，皆能一一代足下剖心呼籲。從此樹奇勳以酬遇，拜爵而分封矣。」成功以未有地方安插兵將爲辭，不受敕印。尋大援福、興、泉、漳四郡。

秋八月，清復遣使招成功。時清帝封鄭芝龍同安侯，鴻逵奉化伯，芝豹左都督，遣內院學士葉成格、理事官阿山偕芝龍四子名渡者齎四府安插兵將敕命入閩。成功既遣渡偕二使臣於安平，乃命水陸軍將列營數十里，設伏據險，自偕諸參軍詣之。而清使亦嚴飭軍衞以待。成功請先開詔書，清使謂「未薙髮，非臣也，焉可輕出詔書！」徑回泉州。成功笑曰：「忽焉而來，忽焉而去，意可知矣！」遂作書報其父曰：「兒隻字不敢相通，懼貽累也。修稟聊述素志，和議非本心也。不意海澄公之命突至，兒不得已，按兵以示信。繼而四府之命又至，兒又不得已，接詔以示信。至於請益地方，原爲安插數十萬兵將，何以曰『詞語多乖，徵求無厭？』又不意地方無加增，四府竟爲畫餅，欲效前賺吾父故智。嗟嗟！自古英雄豪傑，以德服其心，利不得而動之，害不得而怵之。清朝之予地方，將以利餌乎？兒之請地方，

將以利動乎？在清朝羅入才以鞏封疆，當不吝土地。在兒安兵將以綏民生，將必藉土地。今以薙髮爲詞，豈有未稱臣而輕薙髮者乎？豈有彼不以實許而此以實應者乎？豈有事體未明而可胡塗者乎？大丈夫作事磊磊落落，毫無曖昧，若能信兒言，則於吾父爲孝；不信兒言，則於吾君爲忠。前詔使到省，兒與渡弟約期相見，盛設供帳於安平之報國寺。乃二使不敢信宿，哨馬四出，布帳山坡，舉動疑忌。敕書委之草莽，且奉敕堂堂正正而來，安用生疑！彼既生疑，兒安能無疑乎？葉、阿身爲大臣，奉敕入閩，不惟傳宣德意，亦且奠安兆民，百姓如此困苦，將士如此蕃多，目睹情形，不相商搉，徒以薙髮二字來相逼挾。兒一薙髮，卽令諸將薙髮乎？卽令數十萬兵皆薙髮乎？一旦突然盡落其形，能保其不激變乎？二使不爲始終之圖，代國家虛心相商，而徒躁氣相加，能令人無危懼乎？況兒名聞四海，苟且作事亦貽笑於天下。吾父已入彀中，得全至今，幸也。萬一不幸，惟有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耳！他何言哉！」又與弟渡書曰：「兄弟隔別數載，聚首幾日，忽然被挾而去，天邪命邪！弟之多方規諫，繼以痛哭，可謂無所不至矣。而兄之忠貞自待，不特利害不足動吾心，卽斧鉞亦不能移吾志。何則？決之已早而籌之已熟矣。夫鳳凰翱翔千仞之上，悠悠於宇宙之間，任其縱橫所之者，超然脫乎世俗之外也。兄用兵老矣，豈

有舍鳳凰而就虎豹者哉？惟吾弟善事父母，勿以兄爲念」二使復命，清帝大怒，遂囚禁芝龍於高牆，流芝豹戍寧古塔。芝豹本在厦門，以黨於施郎不自安，復見芝莞被殺，乃乘招撫之令，挈芝龍妻顏氏入泉州投清，移居京師，故流戍及之。

十一月，成功遣林察督王秀奇、蘇茂配戰艦，送林雲瑞齎奏詣行在，並會西寧王李定國合師。時定國爲西南柱石，方席捲而東，圍攻廣州。十二月，成功取漳州，以劉國軒爲護衛後鎭。國軒，汀州人，雄偉魁梧，有將略。清漳鎭左營遊擊林世用委爲城門樓總。樓總者，專司城門之末秩也。國軒鬱鬱不得志，說世用歸成功。世用聽受其言，遣之至廈門，見參軍馮澄世。澄世與語大悅，收爲養子，薦之成功。令歸漳爲內應。成功督諸將自海澄至浦頭襲之，清總兵張世耀、副將魏標、知府房星燦、知縣周瑀等倉卒降，十邑俱下。成功遂以國軒爲護衛後鎭，餘官仍原職留用。

九年（清順治十二年西元一六五五年）正月，成功取仙遊。漳州旣下，泉州屬邑望風瓦解。獨泉州城守韓尙亮與施琅結爲刎頸交，教其開壕築壘，堅守不下。郝文興請擊之。成功曰：「善戰不如善守，姑置之，毋損士卒。」令甘煇統諸鎭取仙遊，知縣陳有虞率民兵拒之，礟石雨下，不能克。煇大怒

抰，有神器鎮洪善獻計曰：「此城乃葫蘆穴，可用滾地龍破之。」滾地龍者，開地道作葫蘆口，直通城下，安放火藥在內，再用大竹通其節，藏藥綫作心而透於外，然後堆土塡石以塞其口；用時燒着火心，火然藥發，城立破矣。及城破，有廣自縊死。

時成功雄視海上，分所部爲七十二鎮。立儲賢館、儲才館、察言司、賓客司、印局、軍器局。設六官分理庶事：以壬午舉人潘庚鍾兼吏戶官，隆武丙戌舉人陳寶鑰爲禮官，世職張光啓爲兵官，武進士程應璠爲刑官，丙戌舉人馮澄世爲工官。改中左所爲思明州，以鄧會知州事。勸學取士，得黃帶臣、洪初闢等四十八人，次第轉六官屬，或爲監紀、推官、通判。奉前監國魯王暨盧溪王、寧靖王居金門。禮待避地遺臣王忠孝、盧若騰、沈佺期、辜朝薦、徐孚遠、紀許國等爲上客，軍國大事，悉以諮之。凡便宜封拜，輒朝服北向稽首，望永曆帝座抗手焚疏焉。以是沿海士民翕然頌之，稱「恢復之師」。是年四月，築浯州城。五月，祭旗大演陸師，戈甲耀日。六月，大演水師。

林察、周瑞等援粵，舟次虎頭門，偵知李定國戰敗，梧州亦失守，乃還師。成功責其遲滯失策，各令戴罪圖功。五月，成功拜張名振爲元帥，陳煇、洪旭、陳六御副之，統二十四鎮入長江。清寧波守將張洪、

德降，名振養爲義子，進攻舟山，清鎮臣巴臣功之中軍陳虎力戰死。臣功降，授爲鐵騎鎮，改名臣興。名振徙步入城，痛哭祭其母，哀動三軍。六月，成功以前提督黃廷爲帥，萬禮副之，統二十鎮南下。廷從揭陽登岸，屯兵桃花山。清潮州總兵劉伯祿列營鷹嘴浦。廷軍塡壕砍柵，伯祿無備，倉卒遁。廷遂合忠勇侯陳霸之師圍揭陽。守將棄城走，普寧亦降。

方是時，清總督劉清泰復致書成功曰：「激切再書，無非欲早定海上之議，早報聖明之念，以早結尊公父子忠孝之局耳！何足下舉動依然毫釐千里邪！天下事，情理與勢耳。尊公位列大臣之上，今祖母年迫風燭之期，念泉、漳寸土爲足下脈絡所關，祖宗廬墓所依。足下咫尺弄兵，荆棘其上，在尊公之魂夢一刻未安，令祖母之寢食一刻不樂，足下將泰然波濤之間，自謂功名富貴之計得乎？此情理之絕無者也。更有慮者，固山枕戈久矣，大帥駐馬於漳畔，勁旅露刃於泉南，有不能頃刻待。蓋不佞意主於撫，固山力主於攻，在足下夸浮恍惚，不佞焉敢執爲必撫而止其攻。倘一攻而緩撫局之成，猶可言也；一攻而遂成撫局之變，則尊公前後之綢繆與不佞前後之挽回，俱無所用矣。此又勢之了然者也。足下家報所陳，皆足以啓羣疑之誹，而激聖明之怒，繕疏而入，幾費躊躇。然一片苦心，不得不再爲

披靡。足下所云「不知有父久矣，」此言一出，不但傷天性之恩，且貽後世之刺。尊公身爲明季重臣，國亡而擇主，非背國而事仇也。足下前無顧命，今無共主，何得滅不可易之親，而從不必然之議也？古之求忠臣於孝子者，幾無據矣。至今猶屢執三省相畀之說，胡爲乎來哉！今天下中外，帖然十載，足下身羈海甸，猶欲招徠之以大一統之勢，誰敢取臣服之版圖、惟正之則嘗而輕議之？且從來無此廟算，無此邊謀也！且如足下所云，亦可笑矣！無三省則舍我而忠於彼，將有三省卽棄彼而忠於我？此皆拂情影借之言，知非足下之心也。但念朝廷加恩一番，尊公經營一番，不佞來此區畫一番，天下事寧可瓦全，勿爲玉碎。足下或謀之族黨，或謀之老成，務爲開心見誠，勿得藏頭露面，勿再以必不可告之言，必不可爲之事，徒費口舌，徒滋議論，而終於坐失事機也！不佞言至此，力已竭矣；他日見尊公於班聯之間，亦可告無罪矣。至進止之事，則有固山並諸大人；成敗之局，則關乎足下一門父子兄弟；不佞雖膺其職，豈肯盡任其咎乎？惟足下裁之！」成功覽書笑曰：「彼以勁旅挾我，吾豈懾一固山哉！」竟不報。

清廷招徠成功不得，大恚，遂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赴閩示威，相機進攻。成功集將

佐間策。郝文興、陳堯策請戰。馮澄世曰：「彼弓馬嫻熟，糧餉充足，一失銳氣則人心搖動，不如全師退廈門，堅守各島。水戰非彼所長，波恬浪靜，猶有頭眩暈吐之苦，安能敵我？此以逸待勞之法也。」成功然其計，乃墮安平鎮、漳州、惠安、南安、同安諸城，斂兵回廈門島，別遣郝文興統所部守海澄。

是歲十一月丁未，定西侯張名振卒於舟山，葬蘆花嶴。遺言以所部歸張煌言。

十年（清順治十三年西元一六五六年）正月，清平南王尚可喜遣左翼總兵徐有功、潮州總兵劉伯祿駐營揭陽城西，哨騎挑戰，追之即退。成功部將援剿右鎮黃勝、殿兵鎮林文燦、前衝鎮黃梧操演浦上，報伯祿騎兵過西門，左先鋒鎮蘇茂欲出戰。金武鎮郭遂第曰：「列鎮過橋，倘小失利，橋狹難以退兵，且奈何？」梧曰：「戰則必勝，何退之有！」茂遂麾兵進。徐有功忽從旁衝擊，茂陣大亂，溺水死者無算，黃勝、林文燦咸死焉。獨郭遂第所部近橋，得不敗。

四月，清帥見各澳船隻已備，令韓尚亮為先鋒，進窺廈門。成功令林順等以大熕船十四隻駐圍頭上風以待。尚亮出洋失利，清帥聞之，亦率諸船寄椗於圍頭。是夜，狂風大作，滿、漢兵苦顛播眩暈，迫令舵工移船近岸。舵工以海船不比河船告。既而風益甚，大雨淋漓，斷椗壞䑸之聲震蕩魂魄，天曙始

定。被風飄至金、廈兩島者，成功斷其手掌縱之歸。有獻計於淸帥者，謂「金門白沙寨爲鄭鴻逵所居，多積蓄，掠之可必克。」乃令王進功攻之。甫出港而遇洪旭哨船，乘波酣戰。又海艘齊至。進功知不敵，退入泉州港。

　　五月，成功殺部將蘇茂。茂之縱施琅也，成功欲殺之而無由。會揭陽之敗，論其拒諫出兵，斬之。罰黃梧鎧甲五百。諸將以茂罪不至於死，咸有後言，成功乃厚養其妻孥，自製文祭之，有「王恢非不忠於漢，而武帝不能爲之赦；馬謖非無功於蜀，而武侯不能爲之解。國無私法，余敢私恩？」之語。因擢周全斌爲左先鋒鎭；改郭遂第之名爲華棟，擢後衝鎭。命黃梧代王秀奇守海澄。梧以揭陽之役殺蘇茂，不自安，雖受鎧甲之罰，而終不能釋然去之懷。適奉令守海澄，遂以六月遣其心腹賴玉通於淸帥，請以海澄降。淸帥大喜，檄提督馬得功應之。

　　黃梧謀既定，飲蘇明於東門樓。酒酣，言蘇茂事，明歎焉。梧曰：「藩主養將分糟，肥則啖之。」明又歎焉。梧又曰：「我等飄泊海上，未有所歸，天之眷淸久矣，吾已納款於總督。公不相從，禍且旋至。」明以爲戲也，梧起而免冑，髮已薙矣。左右悉露刃。明愕然。亦懼茂罪之及也，頷之曰：「兄能爲之，弟何不

爾若依海若歸清亦惟命」乃挾以俱行。梧之將降也，王秀奇之領兵張協察狀有異，遣哨船稟之秀奇。夜三鼓，秀奇叩轅門言之。成功令甘煇駕快哨，洪旭駕趕繒救之。天明至海門，見居民奔竄，煇頓足曰：「事不濟矣」！張協請速援五都土城，煇乃令陳斌、陳鵬分伏要道，而運土城之糧餉入船。諸將欲乘人心未定進攻奪城。煇與旭謀曰：「梧謀已久，非猝降無備者，徒傷士卒無益也。」乃收軍回廈門。

黃梧既降清，清帥請之朝，以前封成功海澄公之印授梧。梧薦施琅為副將，而陳剿寇五策。五策者：一屯沿海以堵登岸；二造小舟以圖中左；三清叛產以裕招徠；四鋤奸商以絕接濟；五劃偽墳以洩衆憤。蓋已反顏狂噬，無所不至矣。既而清廷集議，以蘇明有母在海，恐不可恃，調之入京，授多理幾昂邦內大臣。成功則以明為梧所脅，非本有叛心，月給以養其母焉。

七月，成功與諸將議曰：「本藩欲北上爭衡，因失海澄中止。今清之貝勒與總督俱駐漳，福州必虛，我乘南風抵閩安，取福州，則漳、泉下游悉為我有矣。彼還師救應，疲於馳驅，是徒勞也。」遂以中提督甘煇為帥，後提督萬禮副之，統杜煇、陳斌等十五鎮，凡載大熕船四十隻，快哨船二十隻，北上攻閩安，清守將望風遁。成功聞報命前提督黃廷率陳鵬、周全斌守廈門，洪旭同兄泰守金門，而親率王秀

奇等將大隊舟師入南臺，奪其橋。再戰再勝，進圍福州。分兵東守烏龍江，以禦泉、漳救援之師；西據洪塘、水口，以截延、建餉道；北守連江北嶺，以遏溫、台；惟南面近水，故不爲戒備。時清福建巡撫宜永貴在城中，與副將田勝議，分兵守烏樓以爲犄角。成功每攻城，輒爲烏樓礮石所傷，乃并力攻烏樓，破之，城中益懼。時原任藩司周亮工爲督臣所劾，副將王進以失守漳州，俱坐繫。參將張國威請於永貴，出亮工、進於獄，問以破敵之策。亮工曰：「城外營壘相連，獨東南一角疏防，今令王進將步騎暗過鼓山，出路通橋以襲南臺海船；令田勝伏南山；李武伏西門：出不意突擊，破之必矣。」八月十六日夜三鼓，清兵開水部門，繞鼓山而出。天明，鳴鑼喊殺，城上發大礮，伏兵齊起。成功諸營出不意，拋棄旗幟器械下船，乘潮解椗，退屯閩安。

當是時，清大將軍伊爾德率明降將提督田雄由定海大洋攻舟山。是月二十三日，英毅伯阮駿等連兵迎戰，左右衝突，清師失利。二十六日，駿復扼橫洋、金塘乘濤出戰。忽南風大發，清師張兩翼薄之，駿大舟膠淺不得脫，與誠意伯裔孫劉永錫跳水死。總督陳六御及張洪德自刎死。水師總兵張晉爵大戰兩日夜，殺傷甚衆，力竭自刎死。太常卿陳九徵、副使俞師範皆被執，不屈，死。於是舟山乃復入

於清，浙海形勢去矣

十二月，成功攻羅源，復攻寧德。芝龍再遣家人謁清帥，請勸令成功降。巡撫佟岱遂致書成功曰：「我皇上定鼎以來，不專用兵，德威所迄，無遠弗屆。東至高麗、滙兒哈、魚皮，西至察罕、緬甸，南至土苗、洞蠻，北至河套、海西，率皆慕義向化，稽顙恐後。至於孔、耿、尚、吳諸藩封，躬膺茅土，任專一面，君臣之情，親於父子。邇來惓惓於詐信之間，（指成功卻封言）是自疑貳也。天時人事，侈口而談，驕蹇滿紙，殊堪憤恨！不佞略一折之：大凡開創之初，久而後定，如周武一戎衣，猶因小腆未靖，作多士多方以曉告之。楚、越弄兵，不過地方殺運未終，敢煩王師戡定耳！近報執馘獻俘，風飄籜卷。至西人入河州一事，全無影響。而台臺伏處海隅，見聞不遠，一二浮食之輩，造言生事，以相簧鼓，此乃山野邨落傳說稱奇，而不知其無稽也。至於河北水溢，關中地震，事實有之。董子謂天之仁愛聖主，故時出災異以見天之愛人君也。自古殷憂啓聖，毋論堯、湯之世水旱尤甚，漢文帝時日中有王字，然太平稱最。宣帝時，鳳五出，麟一至，究仁慈不振，卒以短祚。災異之驗果何如乎？從來竊發海上者不乏人矣，其不能離於海者，猶魚之不能脫於淵也。廟堂妙算，以為興師動衆於煙波浩渺之中，勞民而費財，不若收其英傑，使相

統馭，居民得以永逸，此不過以海治海之策。今恩綸頻頒，詔使疊至，而台臺錯認以爲窮洋孤島鱷鱗檣櫓洵足爲萬里長城，而意益驕，念益侈，不亦疏乎！聖天子車書一軌，海宇率賓，猶温詔慰勉，推心置腹。台臺倔強於鷺島（卽廈門）之中，期期不奉詔，偃蹇恣肆，眞夜郎王問使者曰漢比我何大也。若夫豪傑舉動，似不如是。不佞以爲倘可與言者，台臺不反覆於旣撫之後，而徘徊於未撫之先，洵骯髒男子哉！今若斂兵而退，以待天朝之命，不佞亦當代劉制臺擔其事，補牘上請。全天倫之恩，膺帶礪之錫，鐵券金章，如取如攜；爾公爾侯，爰及苗裔。不特珥筆文臣不敢望，卽從龍諸勳策血戰數十年未易致者，台臺一旦得之。此誠布衣之極致，匹夫之偉業矣！若夫擁烏合之衆，逞螳臂之勢，九重之上，赫然一怒，六師南征，豈顏有逆行者哉！抑或懸五等之賞以待海濱之士，而肘腋之間豈無懷我好音者乎？存亡利害，間不容髮，願高明熟思而審處之！」謝表齋書見成功於寧德，曰：「天下已定，徒勞無益。」成功叱曰：「小子焉敢鼓脣舌！」表悚然不敢復言。

清帥開羅源、寧德之警，遣梅勒章京阿克襄往援之。成功亦恐清師假招撫爲名，乘間攻廈門，令甘煇殿後，自率諸鎭回島。阿克襄偵知成功已去，麾軍追之。甘煇與戰終日，勝負未分。馬信曰：「藩主

命公殿後，非言戰也，公何過勞？」煇曰：「彼追則不得不禦耳！」信曰：「素聞公善戰，明日觀公退敵。」詰晨，（十二月丙申）阿克襄盤隊出，則見敵人運糧者紛紛入船。揮騎近橋，則火武鎮魏進功接戰。交綏輒退，中協鎮陳謙繼之；進功則已渡橋矣。謙亦退。阿克襄進迫之，則見謙分隊伏橋之左右，疑未敢進，而謙亦過橋矣。益怒，追之。遇伏起，分隊接戰，則皆敗走。清副將柯如良驟馬呼曰：「賊兵賣戰，速退勿追！」阿克襄弗聽。煇踞護國嶺憑高望，視阿克襄至，出不意擲之。阿克襄墜馬，煇斬其首，勒兵轉戰，清兵棄馬匹輜重器帳無算。煇回營，信曰：「今日始知公之眞勇略也！」

成功既收護國嶺之捷，乃遣謝表歸，而致書其父芝龍曰：「嗟嗟！曾不思往見貝勒之時，好言不聽，自投虎口，毋怪其有今日也？吾父禍福存亡，兒料之熟矣，前言已盡。但謝表日夜跪哭，謂無可回覆，不得不因前言而申明之。蓋自古治天下，惟德可以服人。三代無論矣。漢光武恢闊大度，推誠竇融；唐太宗於尉遲敬德，朝為仇敵，一見而待以腹心；宋太祖時越王俶全家來朝，二月遣還，羣臣乞留章疏封固賜之：皆有豁達規模，故英雄樂為之用。若專用詐力，縱可服人，而人未必心服，況詐力之必不能行乎！自入閩以來，喪人馬，費錢糧，百姓塗炭，亦地千里，已驗於往時。茲世子傾國來已三載，殊無奇謀

巽策：一弄兵於白沙，而船隻覆沒；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殲滅；揚帆所到，而閩安便得；羅源殿後，而格商（即阿克襄之異譯）授首。此果有損邪？益邪？不待析而明矣！且姜瓖、金聲桓、海時行豈非薙髮之人哉？大丈夫磊磊落落，光明正大，皎如日月，肯效詐僞之所爲，苟就機局，取笑當時！試思損無數之兵馬，費無稽之錢糧，死億萬之生靈，區區爭頭上數莖之髮，大爲失策，且亦量之不廣也。誠能略其小而計其大，益地足食，插我弁衆，罷兵息民，彼無詐，我無疑，如此，則奉清朝正朔無非爲民生地也，爲吾父屈也。文官聽部選，錢糧照前約。又非徒爲民生計，爲吾父屈也。將兵安插得宜，則清朝無南顧之憂，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由、嚴光，優游山林，高尚其志耳！兒志已堅，而言尤實，毋煩再役，乞赦不孝之罪焉！」蓋屢招屢拒，絕之甚矣。

十一年（清順治十四年，西元一六五七年）正月，成功攻溫州。三月，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四月，行朝上弘光廟號曰安宗簡皇帝，后曰簡皇后；隆武廟號曰紹宗襄皇帝，后曰襄皇后。時成功謀大舉入長江，令部將施舉招撫松門一帶漁船爲嚮導。舉至定海關，遭風入港，遇清水師，力戰而死。七月，成功以洪旭、陳煇守金、廈兩島，自領舟師北行。先攻興化，屯狼崎。命護衛前鎮陳斌、神器鎮盧誥、提

督右鎮余程代黃廷守閩安之羅星塔，遂進攻浙江之黃巖。淸守將王戎戰敗，執知縣劉登龍以降。登龍投江死。成功進圍台州，淸總兵李泌、知府齊維藩、知縣黎嶽詹獻城降。於是天台、太平、海門衞相率歸成功矣。時有永春縣民林永者聚衆據城，淸總督李率泰討平之，乘勝攻閩安。先遣標下降將張蘊玉以兵三千潛渡長樂港，過羅星塔，截海師歸路而後令兵進攻。余程戰死。陳斌、盧謙以援絕降，至福州，率泰醉以酒而殲之，凡死五百餘人。成功聞閩安不守，慮兩島有失，乃命陳堯策屯猴崎，自率舟師回廈門。十一月，成功復出，統師南下。至南澳，陳霸請先取鷗汀寨以足糧。値冬旱，壕寨乾燥，火攻克之。戎旗鎮林勝恨其屢次截劫，屠戮殆盡。

第四章　大舉北伐與直取瓜鎭

十二年（清順治十五年，西元一六五八年）正月，永曆帝在滇都。遣使册封成功爲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賜尙方劍，便宜行事。初，成功以閩安之失詢諸將佐。吏官潘庚鍾曰：「漳、泉沿邊，民苦爭戰，且偏隅不足號召天下。藩主將戰艦從瓜、鎭取江南，金陵破則閩、粵、黔、蜀之豪傑自嚮應矣。」甘煇曰：「我空國出，兩島豈不危乎！」庚鍾曰：「清所以未攻兩島者，慮滇、黔牽制耳！倘會天下之兵而來，豈能獨全乎？今統貔貅之衆入據長江，截糧道，彼自顧不暇，奚暇攻兩島哉！」工官馮澄世曰：「不取江南，清亦未必忘兩島也。」參軍陳永華曰：「取江南而兩島自安，偷安歲月，自老其師，非策也。」煇堅執以爲不可。成功慨然曰：「吾亦有心久矣！武侯言勢不兩立，清其肯每飯忘我邪！我當間道請旨，會滇、黔、粵、楚之師，出洞庭，會江南，使天下跂足相從耳！」乃遣楊廷世、劉九皋泛海從龍門間道詣行在。帝下廷臣集議。兵部左侍郎冷孟飪曰：「成功執大義，拒父命，遠隔海濱，貢問不絕，實有桓、文尊周之義。宜晉封秩，以鼓嚮義之心。祖制，外臣無封王例，今擾攘之際，豈可守經！況成功係先帝賜姓，以郡

王爵之，亦與祖制無違。俟平江南，則晉封一字王可耳」乃封成功延平郡王，以六部郎中各一員隨師紀錄，賜尙方劍，便宜行事。手詔令進師江南，伸大義於天下。遣漳平伯周金湯、太監劉國柱齎印冊航海至廈門。於是成功始設長史、審理、典寶、典仗、典儀、典膳諸官焉。行在又推恩成功部將，冊封王秀奇爲祥符伯，馬信爲建威伯，甘煇爲崇明伯，黃廷爲永安伯，萬禮爲建安伯，陳煇爲忠靖伯，洪旭爲忠振伯，郝文興爲慶都伯，餘拜爵有差。

同時行在授魯兵部右侍郎張煌言爲兵部左侍郎，並翰林學士。先是，辛卯之歲，清師將下舟山，命降將田雄以書招煌言。煌言峻拒之。監國魯王入金門，成功以閩、浙舊嫌，於監國修寓公之敬而已。賴煌言與定西侯張名振以軍爲衞，成功因之有加禮。煌言嘗極言「成功始終爲唐，眞純臣也」成功亦曰：「侍郎始終爲魯，與吾豈異趣哉！」故兩人交甚睦。尋間行入吳淞，招軍天台。明年，再會名振之師入長江，還駐舟山。名振卒，遺言以所部歸煌言，於是軍容始盛。丙申之歲，舟山再失，移駐天台。尋又駐秦川。清師還舟山之民而空其地，煌言還駐軍焉。魯王既去監國號，煌言通表滇中，遂與成功同日拜命。將會師大舉，清江南總督郎廷佐以書招之。煌言復書曰：「夫揣摩利鈍，指畫興衰，庸夫聽之，

或爲變色，而貞士則不然。其所持者，天經地義；所圖者。國恨君仇；所期待者，豪傑事功，聖賢學問。故每躓雪自甘，膽薪彌厲。而卒以成功，古今來何可勝計！若僕者，將略原非所長；祇以讀書知大義，痛憤國變，左祖一呼，甲盾山立。巍巍此志，濟則顯君之靈，不濟則全臣之節，遂不惜澀履凮濤，縱橫鋒鏑之下，迄今餘一紀矣。同仇漸廣，晚節彌堅，練兵海宇，祇爲乘時。此何時也？兩越失守，三楚露布，八閩羽書，雷霆飛輸。僕因起而匡扶帝室，克復神州，此忠臣義士得志之秋也。卽不然，謝良平、竹帛，拾黃、綺衣冠，一死靡他。豈謏詞浮說足以動其心哉！乃執事以書通，視僕僅爲庸庸末流可以利鈍與衰奪者。譬諸虎僕戒途，雁奴守夜，既受其役，而忘其哀。在執事固無足怪，僕聞之，怒髮衝冠。執事固我明勳舊之裔，遂陽死事之孤也。念祖宗之恩澤，當何如怨憤！思父母之患難，當何如動念！稍一轉移，不失爲中興人物。執事諒非情薄者，敢附數行以聞焉！」其忠義之忱，雖百世下猶凜凜有餘烈矣。

七月，成功、煌言會師大擧北上。甲辰，次羊山，颶風作，旋師舟山。成功將大擧攻南京，以黃廷爲前提督，洪旭爲兵官，鄭泰爲戶官，留守金、廈。從行甲士十七萬，以五萬習水戰，五萬習騎射，五萬習步擊，以萬人往來策應。選力能擧五百觔者披鐵鎧，畫以朱碧彪文，留兩目，執斫馬大刀立陣前砍馬足，號

曰「鐵人」望者以爲神。左虎衛陳魁統之。中提督甘煇請俟滇中會師而進。成功曰「會師之舉不過牽制其勢耳。兵馬雲集，日費萬金，豈可稽延自老其師哉」乃命煇爲前部，馬信、萬禮繼之。自統大衆爲合後。侍郎張煌言爲監軍。揚帆北上，清平陽守將單任遇、瑞安守將艾誠群獻城降。進次羊山。羊山多羊，故名。相傳其下有龍宮，戒震驚。成功曰：「本藩欲馳驅天下，百神賓服，奚畏一孽龍乎」令放礮鳴金。不移時，颶風發，挾雷電水起立。成功冠帶祝曰：「成功統率三軍，恢復中原，如天命有在，卽將諸船沈滅。神其鑒諸」祝畢，風頓止。是日碎巨艦數十，漂沒士卒八千人，成功之四子濬、七子浴、八子溫暨義陽王皆溺焉。乃旋師泊舟山，理楫以爲後圖。

九月，成功舟師至象山，清知縣徐福率父老降。時兵士逃者甚衆，訛言新附北將復已投清，摻剿右鎭賀世明朱粉其檣，成功益疑之，令他將統其衆，而盡解新附北將之兵權。後衡鎭劉進忠乃入黃巖之海門所投清。成功令周全斌追之，進忠夜半開西門突圍定。全斌拔其城以歸。尋破磐石衛。

十三年（清順治十六年，西元一六五九年）正月，清師入滇追逼，永曆帝遂展轉走入緬甸。成功聞清師三路攻雲南，乃約煌言大舉北上，以圖牽制。五月癸酉，會師行。戊寅，抵崇明，清總兵梁化鳳

斂兵堅守。成功欲順風取瓜洲。煌言曰：「崇明爲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定之以爲老營，脫有疏虞，進退可據。」馮澄世亦言取之便。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洲，破其門戶，截其糧道，腹心潰則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而破也。」乃遣監紀劉澄密通清江南提督馬進寶（卽馬逢知改名）而請煌言以所部兵爲前軍嚮導。己卯，經江陰，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至丹徒。壬寅，泊焦山祭天，旗蓋袍服用赤色，望之如火。癸卯，祭地，望祀山川嶽瀆，用黑色，望之如墨。甲辰，吉服祭太祖畢，縞素祭崇禎、隆武帝，用白色，望之如雪。慟哭誓師，三軍皆泣。

時清師於江之流設木城，亦名木浮營，結大木爲筏，覆以土，上可馳馬；旁有木柵，穴之而置礮焉。自上流浮下，船遇之立碎。又於金、焦兩山間鐵鎖斷之，謂之「滾江龍。」清都司羅明昇以五百人守譚家洲以扼之。成功與諸將議曰：「瓜、鎮爲金陵門戶，宜先破之。」令右提督馬信、前鋒鎭統領余新進奪譚家洲，材官張亮督泅水者斬滾江龍，自督親軍與中提督甘煇、左提督翁天祐建大將旗鼓直擣瓜洲。清操江朱衣佐（一作朱衣助）城守左雲龍率兵一萬拒之。見海舟外裳白絮，揚帆直上，近滾江龍則復下。清師礮擊之不傷一艘。循環者數次，而滾江龍已斷。蓋海舟內藏泅水人，且以誘清師

之礟矢也。度礟子且盡，成功麾兵大進。右武衛統領周全斌率兵士帶甲浮渡登岸，直破清陣。身中五矢，氣益奮，斬雲龍於橋下，生獲衣佐。正兵鎮韓英奪門而入，登城樹幟。全斌望見之，毀西北隅以入。清譚家洲及木城之兵望風奔潰，遂克瓜洲。時六月丙午也。成功以援勦左鎮劉猷守瓜洲，監紀柯平督理江防，而悉師趣鎮江。清守將告急於南京，將軍羅某以鐵騎千人赴援，被甲如雪。大言海賊不足殺也。時蘇、常四府兵畏海舟如虎，聞京軍欲居前，則大喜。京軍憍躁欲戰；而海舟忽上忽下，軍駐南則泊於北，駐北則泊於南。隨之三日夜不息，酷暑遇雨，人馬飢疲。海師亦分五隊：五色旗第一，蜈蚣旗第二，狼煙第三，銃第四，大刀第五。每隊有滚被二人。滚被者，棉被厚二寸以蔽箭，箭過卽捲被持刀滚進，斫人馬足。一人擽鼓，鼓聲緩則兵行亦緩，急則亦急。然皆步卒，清師甚輕之。凡清師騎兵遇步卒，極勒馬退數丈，加鞭突前，敵陣動，則乘勝衝之，步卒自相踐踏，以此常勝。至是，施之海師，則嚴陣屹然不動，圓牌自蔽，望之如堵，清師三卻三進，方欲卻馬再衝，而海師疾走如飛，突犯清陣。合戰良久，見海師白旗一揮，兵卽兩開如退避狀，或伏於地。清師謂其將遁也，馳馬突前。海師忽發大礟轟擊，清師死千餘人，乃退保銀山。成功以銀山爲必爭地，二十二日辛亥夜，令陳魁統鐵人軍逼棚。守兵見之，駭然不敢出

戰，射之則箭不能入。鐵人軍冒死進，柵遂破。遲明，清師復分五路，三疊壓其壘而軍。成功令發大礮，多鼓鉦聲，江水騰沸，廊瓦皆震。清兵士下馬殊死戰。薄午，海師益奮。清提督管效忠身衝其陣，入之而陣變，首尾相應。效忠自負旗走，遂大敗，喋血塡壕，部衆四千人，存者百四十人耳。效忠走南京，歎曰：「吾自滿洲入中國，十七戰，未有此死戰也！」清鎮江守將高謙、知府戴可進（一作戴可立）獻城降。癸丑，成功犒將士於京峴山，命全斌及援剿後鎮黃昭守鎮江，馮澄世爲常鎮道，兵都事李徵知鎮江府，分徇屬邑，皆下之。

第五章　金陵慘敗與廈門卻敵

瓜洲之破也，成功欲趨金陵，煌言欲先取鎮江。成功曰：「我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可奈何？」煌言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然之。煌言泝長江而上，未至儀眞五十里，吏民迎降。七月庚申朔，哨卒七人掠江浦，取之。蕪湖以降書至，成功謂煌言曰：「蕪湖上游門戶，留都不能旦夕下，則江、楚之援師日至，控扼要害，非公不可。」煌言乃率所部至蕪湖，相度形勝，一軍出溧陽規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大江南北，相率送款，府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州則和州、廣德、無爲，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凡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衞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淸淮安漕督亢得時以援鎮江兵敗，投水死。自巡撫而下，倉皇欲走，東南大震。

成功既連克瓜、鎮，甘煇進曰：「瓜、鎮爲南北咽喉，但坐鎮此，斷瓜洲則山東之師不下，據北固則

兩浙之路不通，南部可不勞而定矣。」成功召諸參軍議之。潘庚鍾曰：「未可驟進。當暫住瓜、鎮，分據淮、揚諸郡，扼其咽喉，收拾人心，觀釁而動。北都滿、漢兵民不下數百萬，斷其糧道，兩月之間，必生內變。此曹公之所以取勝於官渡也。」馮澄世亦言進攻不易。成功曰：「不然，時有不同耳！昔漢祚改移，羣雄分據，故曹操常以算勝。我明朝歷年三百，德澤已久，不幸國變，百姓遭殃。大兵一至，自然瓦解。恢復舊京，呼召天下豪傑，千載一時也。若自老其師，援兵四集，首尾受敵，我勢豈不自孤！昔太祖得廖永忠、俞通海水師，奪采石，取金陵，破竹摧枯，正貴神速耳」。七月癸亥，登舟傳檄，直指南京。丙寅，至觀音門，以黃安督水師守三汊河口。戊辰，由儀鳳門登岸，軍於獅子山，偕諸將登閱江樓，望建業王氣。令諸舟一字列於江東門外，親率十餘騎歷城下，度營壘：令馬信、黃昭、蕭拱宸營於漢西門，以連林明、林勝、黃昌、魏雄、楊世德之壘；令陳鵬、藍衍、蔡祿、楊好屯東南角，依水爲營；劉巧、黃應、楊正、戴捷、劉國軒屯西北角，傍山爲營；令張英、陳堯策、林習山屯岳廟山，連諸宿鎮爲成功大營護衛，設鹿角、望樓、深溝、木柵；而留甘煇、余新屯獅子山，萬禮、楊祖屯第二大橋山，翁天祐屯儀鳳門之要路。乙亥，清師以千騎薄余新營而敗，城中益懼。

清操江朱衣佐之被擒也，成功曰：「此腐儒也，殺之汚吾劍。」釋之歸。衣佐遂言於總督郎廷佐曰：「海賊衆不過數萬，船不過數百，請卑詞寬限以驕其志。」乃遣人說成功曰：「我朝有例，守城過三十日，罪不及妻孥。乞寬三十日之限。」潘庚鍾曰：「孫子有云，卑詞者詐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降則降，豈戀內顧此緩兵之計也。」成功曰：「自舟山興師至此，戰必勝，攻必克，彼焉敢緩吾之兵邪？攻城爲下，攻心爲上，今旣來降，驟攻之，何足以服其心哉！」甘煇曰：「兵貴先聲，彼衆我寡，及其謀且未定，其勢宜拔；俟彼守禦固，則難圖矣。」張煌言亦自蕪湖貽書諫之，而成功以累捷自驕，但命八十三營牽連困守，以待其降。釋戈開宴，縱酒捕魚爲樂。庚辰，有閩人林某犯法，逃投清營，具言二十三日爲成功誕辰，諸將卸甲飲酒，乘之可破。且請爲導。清總兵梁化鳳自崇明繞道赴援，與城守聞之，夜穴神策門，引五百騎突犯余新營。海師出不意，驚潰。余新敗入蕭拱宸營，化鳳乘之，拱宸亦敗遁，新被擒。翁天祐馳救之，而化鳳已收兵入城矣。清師旣敗前鋒營，乃盡出騎兵列城外。甘煇、潘庚鍾勸成功退屯觀音門，以圖再舉。成功曰：「小挫豈便思退！明日正欲觀諸君建功耳！」調姚國泰、楊祖、藍衍、楊正屯山上，甘煇、張英伏谷內，林勝、陳魁列山下，陳鵬、蔡祿往來接應。倉卒移帳，壘竈未安。二十三日壬午質

明，化鳳率驍騎薄楊祖營。祖奮力迎戰，三合三卻；正與國泰敗走；藍衍戰死。山高行遲，鵬、祿救之不及，而化鳳已從山上馳下突之，鵬、祿軍亦大潰。清總督登城望，見其都統哈哈木兵少卻，大驚，急麾勁騎自小東門出成功大營之後。俄見山上旗，喜曰：「吾家兵上山矣」！清師乘勝掩殺，海師營壘咸動搖，望山上成功麾蓋不敢退，未奉號令亦不敢相救援。林勝咋謂中協金岸、領兵康龍曰：「敵人雖勝，實無多騎，藩主之不發號令而齊擊者，謬也。爾二人擊之，吾為爾援焉」。二人方敵化鳳，而東門騎兵驟至如風雨。勝轉頭禦之，而魏雄戰死。衆潰，勝不能止，遂俱沒焉。

成功在山上觀戰，見蔡祿等敗，屬潘庚鍾曰：「爾立蓋下代吾指麾，吾往催水軍也」。駕船至江心，望諸軍披靡不堪，乃飛帆去。庚鍾揮劍督護衛戰，至死不去其蓋。陳魁見清師逼成功營，趨援之，中箭死，鐵人軍殲焉。鎧重不可砍，則與以去，或斧以斯之。潰兵走江邊，不得船，悉赴水死。是時甘煇、張英在谷內，未得號令，遂大困。英中矢死。煇且戰且走，左右皆盡，所擊殺亦數十百人，馬躓被執，至城南金水橋，見余新方屈膝，煇怒蹴之，曰：「吾甘國公，頭可斷，志不可易也」！戟手罵不絕，遂遇害。萬禮力戰於大橋山，亦覆沒。

是役也，自甘煇、潘庚鍾、萬禮、張英、林勝、藍衍、陳魁外，又有副將魏標、林世用、洪復等，咸陣亡焉。惟左右提督、右虎衞、後衝鎮、援剿後鎮軍得全。癸未，成功至鎮江，黃安全隊亦至。成功大慟曰：「是吾欺敵，非爾等之罪也！」遂棄瓜、鎮，出泊排沙嶼，令馬信、韓英督舟師堵江口，周全斌、黃昭、吳豪爲後殿，餘軍次第登舟。

方梁化鳳之穴城出也，有以通敵報總督者。總督曰：「梁將軍忠貞，必無是事，其有謀乎！」既收軍，迎而勞曰：「前夜穴城出，何不相聞也？」化鳳曰：「成功積寇，瓜、鎮新亡，人心搖動，桀黠之徒多有異念，保無城內爲之偵探者乎？不請命者，懼洩其謀耳！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也。請卽乘勢復瓜、鎮，順途歸崇明以防餘燼。」總督然之。奏報清廷曰：「江南之捷，破成功者崇明總兵梁化鳳也。」清帝方如南苑集六師，議親征，聞報大悅，命圖化鳳形以進，擢任江南提督。

八月，煌言方詣徽郡受降，而金陵之敗聞，郎廷佐復以書來招。煌言拒之，廷佐乃發舟師扼其歸路。煌言召諸將議，將入鄱陽，招集故楊（廷麟）萬（元吉）諸子弟號召江、楚。初七日乙未，與清師之自楚來者遇於銅陵，戰，不利。慈谿秀才魏耕請赴英、霍山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甫度東溪

而追者至，衆皆散。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斛埠，姑投之，則故人無在也。有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教之由樅陽渡黃溢，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山中。又病瘧，力疾趨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熱其貌，仍作山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壖，復樹纛鳴角，招集散亡。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多田而苦潮。煌言募義民築塘捍之，且耕且屯。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帝專敕慰問，晉本部尚書。

時成功已出海，而梁化鳳亦回崇明。成功攻之，城崩數十丈。化鳳隨時堵築，運木馬釘拋置崩處。是月十一日己亥，海師倚雲梯上，正兵鎮韓英、監督王起鳳（一作起俸）傷斃死。周全斌曰：「城小而堅，徒損士卒耳」。會有自馬進寶所來者，知前謀不行。而部將劉猷徵糧於溫州者又以敗績死。乃決計引還。於是留陳煇、阮美、羅蘊章分守舟山，卽以九月初七日甲子回駐廈門。自以出師江南無功，修表遣使從龍門間道達滇，請貶王爵，仍用招討大將軍印。立忠臣廟，祀死難諸臣，以甘煇爲首，哭之曰：「吾早從將軍之言，不至此夫」！

十四年（淸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〇年）三月，兵部尚書張煌言駐師象山縣南之林門。尋

移駐臨海縣東北之桃渚千戶所。五月，清廷命將軍達素、總督李率泰攻襲金、廈兩島。乃搜集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而檄碣石總兵蘇利、南洋總兵許龍、饒平總兵吳六奇會師島上。成功以右虎衛陳鵬督諸部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遏海門。先是率泰旗牌官張應熊有小功弟德，爲成功庖人，應熊以孔雀膽遺德，屬俟大會宴飲時殺成功並諸將佐。德許諾，而屬其徒王四爲之。四下藥則身戰栗，捧盤敦者環立迫促，弗及下，捧者去，則心安。如是者屢，乃告其父耀。耀大驚，曰：「事主而害之，不忠也。受託而背之，不信也。寧爲負信，不可不忠。」乃首之。率泰聞德誅，歎曰：「成事在天，果不虛也」。忽陳鵬密書通款，請自五通渡師襲廈門。率泰納之，飛催粵師合擊。初十日甲子，漳船乘風出海門，成功令五府陳堯策傳令諸將椗海中流，候中軍號礮迎敵，妄動者斬。令未畢，漳船猝至，諸將倉卒受令，莫敢先發。閩安侯周瑞爲清師所乘，與堯策死之。陳煇見事急，舉火自燒，清師之躍入舟中者焚焉，煇跳而免。日向午，成功執旗劍顧問左右曰：「流平否？」曰：「流平矣。」曰：「流平則潮轉，潮轉則風隨之。」令舉礮起椗。俄東風大盛，成功手自搴旗，引巨艦橫擊之。泰自浯嶼回擊，風吼濤立，一海皆動，軍士踏浪如飛。北人不諳水性，眩暈顛仆，嘔逆不成軍。遂大敗，僵屍滿海。有滿洲精卒數百

人棄船登圭嶼，成功折箭招之，乃降。其出同安趨高崎以赴陳鵬約者，恃有內應，涉水爭先。鵬部將陳蟒不與謀，曰：「事急矣！」麾部下迎擊。殿兵鎮陳璋開礮，以爲鵬介也，亦鼓譟乘之。清兵被重鎧，退陷於淖，十死六七。鵬愕然計之左也，不得已齊出，遂大捷。清兵死者千六百人，首領哈喇土星被俘。成功收殺鵬，擢蟒爲右虎衛，統其軍。蘇利等聞閩師之敗也，望太武山而還。達素以耗師無功，自殺於福州。自是，竟成功之世無敢言覆島者。

第三篇　臺灣之營闢

第一章　臺灣之地位與歷史

臺灣亙福建東南海中，袤二千八百里，衡五百里，與舊日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四府相直。距澎湖約二百里，廈門約五百里。其山北起雞籠，南盡沙馬碕（一作河沙磯）約千里有奇。惟山東西二面，沃野自海至山，淺闊相均，約各百里。物產之利，果、蓏、螺、蛤、硫、磺、水籐、糖蔗、鹿皮，一切日用之需無所不有。向爲馬來種（Malay）生番所據，其人椎髻爲犂，裸體束腰，射飛逐走。自鷺門（卽廈門）、金門迤邐東南以達於澎湖，風濤噴湧，瞬息萬狀，子午稍錯，皆有不測之憂。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海道紆折，僅容數武，水淺沙膠，雖長年三老不能保舟之不碎也。餘乃山羅礁攤，無所由入。故鄭氏以前中國人罕至其地，亦未嘗受中國統治。隋大業中虎賁將陳稜嘗一至澎湖，東向望洋

而返。宋史謂澎湖東有毗舍那國，即其地也。元置巡司於澎湖，明初廢之。倭寇犯邊，臺灣遂爲海盜屯駐所。嘉靖中，倭寇爲戚繼光所敗，遁居雞籠，恣意焚掠。其黨林道乾失勢海上，亦遁入臺，都督俞大猷追之，哨鹿耳門外以歸。道乾旋襲浡泥（即婆羅洲）居之，號道乾港，即今之文安也。至是臺灣漸爲中國及日本人所注意，而一般草間求活之徒與無籍可歸之氓乃趨之若鶩矣。

時外人至者猶借地於生番，年納租稅以爲報酬；（相傳荷蘭人初至求互市，不許，則曰願得地如牛皮，多金不惜。許之，乃翦皮爲絲，圈城里許入居之。）及開墾已稔，則反逐生番於山中，而據有其地。天啓中，海澄人顏思齊謀襲日本，計泄，與其黨楊天生、陳衷紀等二十八人竄臺灣，鄭芝龍附焉。思齊死，芝龍領其衆，尋就撫內渡。時荷蘭人（Dutch）既據南洋爪哇（Java）諸島爲貿易根據地，欲求商港於中國，乃以天啓二年（西元一六二二年）率艦隊十七艘謀犯澳門。澳門時爲葡萄牙人（Portuguese）所蟠據，視爲極東貿易之要地，當荷人來侵，中國兵與葡人合力拒之。荷人不得志，退入澎湖（Pescadores 葡語漁夫之義），築城而守。屢侵沿海，且請得地如葡萄牙，以便通商。疆吏拒之。天啓四年（一六二四），荷人爲勢所逼，退據臺灣之安平，稱其城曰者覽家（Fort Zealandia）。

或云：安平當時自成一小島，與臺灣本島相隔離；而臺灣本島則因葡語稱爲福摩薩 (Ilha Formosa 一作庳汝摩沙）福摩薩者，美麗之義，蓋葡人既據澳門爲通商地，常往來於中國沿海，遙望臺灣，讚其美麗，遂因以爲名也。

荷人既築安平城，旋復築赤嵌城 (Fort Provintia) 於臺灣，遂雄據其地。於是開水利，獎屯墾，建學校，布宗教，撫生番而教以荷語，效大著。時西班牙人 (Spaniard) 既得馬尼剌 (Manila) 貿易之地，又見荷蘭殖民於臺灣，不能無動，遂以天啓六年（一六二六）遣將占領鷄籠，築山沙汝巴篤城 (San Salvador)，施民政，傳宗教；更據淡水港爲基礎，名之曰山德民峨 (San Domingo)。荷人以其妨礙發展也，決意逐之。當時荷蘭殖民首領致書於西班牙殖民首領，勸其即以鷄籠降，西首領拒之。荷人怒，遂以軍艦攻鷄籠及淡水，皆無功。既而馬尼剌西人有事他攻，令鷄籠之兵赴之；爲荷人偵悉，急以軍艦再攻鷄籠。西兵雖少，而守甚堅，攻戰兼旬，力竭始降。時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也。至是臺灣全土悉歸荷人掌握矣。會閩地大旱，鄭芝龍遂請於巡撫熊文燦，以舶載飢民數萬至臺灣，人給三金一牛，使墾島荒，久之漸成邑聚。時荷蘭專治市舶，不斂田賦，故荷人二千踞城中，流民數

萬屯城外耦，俱無猜焉。其時臺灣鴻荒初闢，土膏墳盈，一歲三熟，厥田惟上上。漳、泉之人赴之如歸市，移住者遂日以繁衍。於是中、荷兩國移民之勢均，而終賚鄭氏以啓宇海外矣。

第二章　驅除荷蘭與開建郡縣

荷蘭旣據有臺灣，築城置守，（建赤嵌城，並沈夾板於鹿耳門之港口）與呂宋、占城諸國交通，以其國人哥依德（Cyet）爲總督，卽所謂揆一王也。永曆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〇年），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地蹙軍孤，方謀拓土爲久遠計。會有臺灣通事何斌者，南安人，爲哥依德主會計，負帑二十萬，懼發覺無以償，遣其私人郭平駕小舟，僞爲釣魚者，順鹿耳門至赤嵌城，往來探視，得港路一道，因走厦門謁成功。成功延見之。斌謂成功曰：「公何不取臺灣，臺灣，公家之故土也，有臺灣則不患無餉矣！蓋臺灣沃野千里，雞籠、淡水，硝磺有焉；其地又橫絕大海，肆通外國，耕種可以足食，與販銅鐵可以足用，十年生聚，十年教養，眞霸王之區也。」言次，出袖中地圖如指諸掌。成功歎曰：「此亦海外之扶餘也！」集僚佐議之，終日不決。惟馬信、楊朝棟然贊其議。乃令洪旭、黃廷、王秀奇輔世子經（清官書作鄭錦）留守金、厦諸島，卽以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三月，調船百艘，捩舵束甲而行。初四日未刻，抵澎湖之娘媽宮，下令曰：「視吾鷁首所向！」見鹿耳門。鹿耳門外舊有淺

沙數十里，荷人又沈舟塞港口，海舟遂不能近岸。成功焚香祝曰：「成功受先帝眷顧，寸土未得，孤島危居。今冒波濤踴不服之區，天如佑我，當假我潮水行我舟！」舟師以竹篙測視之，則加漲丈餘。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哀孤而不委之溝壑也！」令何斌坐斗頭按圖轉舵，發礮鳴金，遂得乘潮自安平附近上陸，斷安平與赤嵌之交通。赤嵌城先下，荷人退守安平而告急於巴達維亞（Pata via 哇爪之首府）巴達維亞總督遣兵艦七艘，載兵七百人赴援，會清吏致書哥依德，求合兵先逐成功餘衆之擾沿海者，然後攻其本營。荷人分兵艦五艘以應之。成功乘機悉銳還攻，而安平乃不支。

時安平被圍已久，荷兵死者千六百餘人，成功並塞水源以困之。且遣人諭意曰：「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哥依德知不能敵，遂要約八款：（一，荷人得攜必需之食料及彈藥；二，荷人得攜私有財物；三，荷人得攜限額之金錢；四，荷人得奏樂裝藥攜武器而去；五，交換俘虜；六，成功交還所奪荷人之船舶；七，荷商會之財產及城寨一律交與成功；八，荷政府之國書俱攜往巴達維亞：）以城降。自天啓四年荷人占有臺灣以來，至是凡三十七年，乃歸成功。

是年七月，成功營將楊高陵削生番，大肚番阿德狗讓殺高反。成功令楊祖征之，中標槍死。其餘

益熾，聲言將出援荷蘭，盡殺中國人。別將黃安設伏誘之，斬阿德狗讓。餘黨悉平。時郭義、蔡祿守銅山，祿通於黃梧，謀投清。成功在臺灣微聞之，密諭洪旭調二將全師渡臺，遲延觀望則急除之。義聞命，卽整船欲東。祿曰：「藩主疑我二人，我投清，汝能無恙乎？」義沈吟未決。有萬五者，聲揚曰：「君臣不可相疑，疑則必離。今召過臺，是疑之漸也。當斷不斷，婦人之仁耳！」乃插刀立誓，詐言許龍兵上山，分據四門，劫忠匡伯張進同叛。進佯許諾，而稱病不出。部將呂簇入請之，進泣曰：「進海濱一匹夫耳，受先帝恩，位至伯爵；藩主委以土地之寄，失守已不容誅，尙何面目屈膝他人乎！」簇曰：「何不圖之？」進曰：「二賊用意深久，險阻必周，謀洩則爲禍愈慘，爲丈夫羞。」曰：「然則坐以待斃乎？」進曰：「惟爾義俠可託，吾火藥環布臥室，請二賊入議事，擲火與之偕亡耳！」義、祿行至府門，心忽動，辭不入。進歎曰：「計不成矣，天也，吾盡吾心而已！」遂冠帶揮左右出，投火自燒死。祿、義遂出八尺門，渡海投清。黃廷、陳豹追之不及，殺守以歸。

十月，清廷從降將黃梧之請，棄成功父芝龍於市，鄭氏在京者，無少長皆死。並議堅壁清野之法，以困海師，下令限沿海居民三十里界外者盡徙內地，禁漁舟、商舟出海。又欲散成功黨與，去其輔佐，

乃下詔召其官屬曰：「朕維自古帝王撫御寰區，乂安中外，凡屬血氣之倫，咸被生成之德；即有恩迷頑梗，亦不忍絕其自新之路，棄於化外。朕荷天眷，纘承大寶（是年正月淸世祖死，子玄燁繼立，以明年爲康熙元年，故云纘承，）敉寧率土，嘉與維新。逆賊鄭成功盤據海隅有年，罪惡貫盈。至其部下僞官將士人等，雖從逆助惡，但念爾等或屬其舊黨，歸正無由；或遭其迫脅，不能自拔。遠違鄉里，捐棄墳墓，親戚暌絕，骨肉仳離；揆諸人情，能無動念！祗因陷溺已深，慮僇久錮，自揣罪重，即歸正抒誠，恐難邀曲寬，躊躇觀望，情所必然。朕洞鑒隱衷，深爲憫惻！茲特網開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徑。凡僞官將士人等有能將鄭成功生擒來獻，或斬首來降，必破格論功，錫封公侯。如不能擒斬鄭成功，或擒其妻子，或各率所屬僞官兵丁投誠，亦從優敍錄，不吝高爵重賞。至於馮信、李必、王戎、高謙等，雖背恩從逆，念其陷賊之由，有恐無辜被參而從賊者，有力窮被執者，有畏罪苟免偸生者，未必甘心從逆，亦因畏罪不敢來歸。果能生擒鄭成功，或斬其首，或擒其妻子，或自領部曲，或招賊黨羽來歸，不惟赦其前罪，仍一體分別封賞。朕奉天子民，布大信於天下，招攜懷遠，決不食言。爾等亦宜盡釋疑畏，乘時建功，勿得坐失事機，致貽後悔！江南、浙江、福建、廣東王公將軍督撫提鎭等官速行布告，咸使聞知。」總

督李率泰遂遷同安之排頭，海澄之方田，沿海居民八十八堡，及海澄邊境人民，安置內地。然民戀下海生計，多不願。清吏脅以嚴刑，民遂失業，宇內之人苦海禁者垂二十年。

是歲十二月，成功以臺灣平，祭告山川神祇。改臺灣城爲東都，以赤嵌城爲承天府，置天興、萬年二縣。成功巡視社里土番，錫以煙布，慰以好言，咸受約束。謂諸將曰：「此膏腴之土也，可寓兵於農。」諸將請其法。成功曰：「古者量人受田，量地取賦。自兵民分，而轉輸者始有仰屋之苦。故善爲將者，與屯以富兵。諸葛屯斜谷，司馬屯渭南，姜維屯漢中，杜預屯襄陽，皆用以備敵。元之分地立法，太祖設衞安軍，非無故也。今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按鎭分地，按地開荒，插竹爲社，斬茅爲屋，敎生牛以犂。其火兵無貼田者，正丁出伍，火兵補之。三年，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有警則荷戈以戰，無警則負耒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用此法也。」諸鎭咸曰：「善。」卽日貼分地方，督兵開墾。時成功用法過嚴，馬信以爲言。成功曰：「立國之初，法貴嚴，俾後之守者自易治耳。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用嚴乎？用寬乎？」信服其論。旣開遷界令下，成功歎曰：「使吾徇諸將意，不自斷東征，得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矣。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田廬邱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末，惟以吾之故。今當移我殘民，開闢東土，養精蓄銳，

閉境息民，待天下之清未晚也。」乃招漳、泉、惠、潮流民，以闢汙萊。制法律，定職官，興學校，起池館，以待宗室遺老之來歸者。臺灣之人是以大和。

張煌言駐師福建之沙關，聞成功師抵澎湖，遣幕客羅子木以書責之，謂「軍有寸進無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並不可守，是孤天下之望也。」不聽。復爲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圍師原將略，壘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皁帽亦徒然。」曰「寄語島上避秦客，衣冠黃綺總堪疑。」成功一笑而已。遷界之令，沿海流亡失所，煌言頓足歎曰：「棄此千萬生靈，而爭島夷乎」！復以書招成功，謂可乘機取閩南。不見聽。乃遺書故侍郎王忠孝、都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其力挽成功。既聞滇中事急，再遣子木入臺，苦口責之。成功以臺灣初定，不能遠行，乃別遣職方郎吳鉏挾帛書入鄖陽山中，說十三家軍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敝不敢出，乃以孤軍徘徊金、廈兩島之間。

第四篇　餘烈之終替

第一章　永曆之亡與成功之歿

自永曆帝奔緬甸後，李定國、白文選分駐孟艮、木邦，日與緬人戰，冀迎駕，實已無力再圖入滇矣。清廷亦度外置之，方議撤兵以節餉。而降將吳三桂貪擅兵權，必欲致帝以爲功，乃於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西元一六六〇年）有渠魁不翦三患二難之疏。略謂：「李定國、白文選以擁戴爲名，引潰衆窺我邊防，患在門戶。土司反覆，惟利是趨，一被煽惑，患在肘腋。投誠將士，軫念故主，聞警生心，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糧騰踊，輸輓耕作，因荒逃亡，養兵難，安民亦難。惟剿絕根株，乃一勞永逸。」清廷是之，乃命內大臣愛星阿爲定西將軍，率禁旅會攻。頒敕印於南甸、隴川、千崖、盞達、車里諸土司，檄緬人擒帝自効。翌年正月，清副都統何進忠、總兵沈應時出騰越至猛卯，以瘴發還師入邊，奏俟霜降後大舉。

及九月，滇中集滿、漢、土司兵及降卒萬五千，並炊汲餘丁凡十萬人，由大理、騰越出邊：三桂、愛星阿將五萬人出南甸、隴川、猛卯；分兵二萬，命總兵馬寧、王輔臣、馬寶將之，出姚關。

是年（永曆十五年，清順治十八年，西元一六六一年）十一月，白文選屯錫箔江，聞清師至沐邦，遣副將馮國恩偵之，被獲。吳三桂遂選前鋒疾馳三百里，至江濱。文選毀橋走茶山。三桂慮其覬沐邦後路，乃自與愛星阿結筏渡江，而令馬寶分兵追文選，及於孟養。寶單騎赴文選營說之，乃降。十二月丙午朔，三桂遂進駐緬甸之舊晚坡。舊晚坡在阿瓦城東六十里，緬相錫真見兵已壓境，乃齎貝葉文降於三桂，願從帝駕出城，乞清師退駐錫箔江。而別遣兵百人進蘭鳩江扞衞帝，實則監視也。

帝見危迫日甚，自知不免。乃遺書責三桂曰：「將軍新朝之勳臣，舊朝之重鎮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於將軍，可謂甚厚。詎意國遭不造，闖賊肆惡，突入我京城，殄滅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殺戮我人民。將軍志興楚國，飲泣秦庭，縞素誓師，提兵問罪，當日之本衷，原未泯也。奈何憑藉大國，狐假虎威，外施復仇之虛名，陰作新朝之佐命；逆賊授首之後，而南方一帶土宇非復先朝有也南方諸臣不忍宗社之顛覆，迎立南陽。何圖枕席未安，干戈猝至，弘光殄祀，隆武就滅！僕於此時，幾不欲生，猶暇

爲社稷乎？諸臣強之再三，謬承先緒。自是以來，一戰而楚地失，再戰而東粵亡，流離艱貧，不可勝數。幸李定國迎僕於貴州，接僕於南安，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而將軍忘君父之大德，圖開創之豐功，督師入滇，覆我巢穴。僕由是渡沙漠，聊借緬人以固吾圉。山遙水遠，言笑誰歡，祇益悲矣！既失世守之河山，苟全性命於蠻服，亦自幸矣！乃將軍不避艱險，請命遠來，提數十萬之衆，窮追逆旅之身，何視天下之不廣哉！豈天覆地載之中獨不容僕一人乎？抑封王錫爵之後猶欲殲僕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猶不能貽留片地，以爲將軍建功之所。既毀我室，又欲取我子，讀鴟鴞之章，能不慘然心惻乎！將軍猶是世祿之裔，卽不爲僕憐，獨不念先帝乎？卽不念先帝，獨不念二祖列宗乎？卽不念二祖列宗，獨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不知清有何恩何德於將軍，僕又何仇何怨於將軍也？將軍自以爲智，而適成其愚；自以爲厚，而反覺其薄。奕禩而後，史有傳，書有載，當以將軍爲何如人也！僕今者兵衰力弱，煢煢孑立，區區之命，懸於將軍之手矣。如必欲僕首領，則雖粉身碎骨，血濺蒿萊，所不敢辭。若其轉禍爲福，或以遐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與太平草木同沾雨露於聖朝，縱有億萬之衆，亦付於將軍，惟將軍是命。將軍臣事清朝，亦可謂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負先帝之大德也。惟冀裁之！

其月戊申，緬酋執永曆帝以獻於清師。是日未刻，緬人紿帝以李定國兵至，即舁帝暨太后、中宮以行。後宮號哭震天，步以從。五里許，渡河，已昏黃不辨徑路。有負帝登岸者，問之，則平西王吳三桂之前鋒高得捷也。帝入三桂營，南面坐達旦。三桂標下官入見者猶跪拜如禮。頃之，三桂入，長揖。帝問爲誰，三桂噤不能對。再問之，不覺膝之屈也。問之數四，始稱名以對。帝切責良久，歎曰：「今亦已矣！朕本北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之乎？」對曰：「能！」帝麾之出，三桂伏地不能起。左右挽之出，面如死灰，汗流浹背。自是不復見。越日，從臣鄧凱匍匐帳前曰：「事至此，皇上當行一烈事，使老臣得其死所。」帝曰：「有太后在，吳三桂世受國恩，未必毒及我母子也。」初九日甲寅，三桂擁帝北旋，沿途供膳華腆，宮眷皆騎從，蓋欲生致帝，爲獻俘地也。

壬寅歲（臺灣猶稱永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西元一六六二年）三月丙戌，吳三桂擁永曆帝還雲南。居帝於故都督府，嚴兵守之。前戶部尚書龔彝具酒肴進謁，守者不許。彝厲聲曰：「此吾君也！君臣之義，南北皆同，拒我何爲？」三桂許之。彝乃設宴堂上，行朝禮畢，進酒。帝痛哭不能飲，彝伏地哭再勸。帝三爵，彝拜不止，觸地死。帝撫之，慟幾絕。四月戊午，帝及太子皆遇害殂。先是，三桂得帝，即馳奏

清廷請獻俘。至是，清帝詔還，令免俘就死。三桂遂縊帝及太子出，以弓弦絞於市。太子時年十二，大颶曰：「黠賊！我朝何負於汝？我父子何仇於汝？汝乃至此邪！」是日大風霾，雷電交作，空中有二龍蜿蜒而逝，軍民無不悲悼者。三桂叢葬帝及太子於滇城之北門外，遣麾下送馬太后及王皇后歸北京。行次黃茆驛，兩宮推輪相望，彼此禁不得語，各以手示意，同時扼吭死。於是明裔盡矣。

時成功駐臺灣，令長子經監守兩島。經謙恭慈讓，好學善射，而頗躭聲色。聘尙書唐顯悅之女孫爲妻，不相能，通於四弟之乳母陳氏，生男，詭報侍妾所出。成功賚經母董氏暨生子者金錠花紅，頒賞臺灣諸將士。顯悅發其奸，成功大怒，令黃毓（亦作黃昱）持令箭諭兄泰使監斬經及陳氏與其所生孫並董氏，以董氏教兒不謹也。洪旭等接令大驚，曰：「主母，小主，其可殺乎！」乃議殺陳氏及孫以復命。成功不許。部將蔡鳴雷以罪懼責，乞假赴廈搆之，曰：「藩主誓必盡誅，否且及監斬諸公。已密諭南澳周全斌（時南澳守將忠勇侯陳霸——卽陳豹——已於二月降於清）以兵來矣。」旭等益駭。既聞成功有疾，謂此亂命也，謀曰：「世子子也，不可以拒父；諸將臣也，不可以拒君；泰於藩主爲兄，行，拒之可也。」乃調兵守大擔，誘全斌而執之。成功接諸將公啓，有「報恩有日，侯闕無期」之語，知

金廈諸將拒命，心大恚恨，疾遂革。猶日強起，登將臺，持千里鏡望澎湖諸島。五月初八日庚辰，登臺能，冠帶請太祖祖訓出，坐胡床，進酒讀，至第三帙，歎曰：「吾有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也」！兩手掩面而逝。計成功自隆武丙戌起兵，凡十有七年而卒，年三十有九。

六月，招討大元帥晉王李定國方與古剌、暹羅相犄角，謀剋期進兵，而滇中凶問至。定國躄踊號哭，自擲於地，不食三日，表於上帝以祈死。十一日生辰，病作，謂其子嗣興、部將靳統武曰：「任死荒徼，無降也」！越數日，定國卒。未幾，統武亦卒。嗣興竟以所部降於清。

第二章　鄭經之繼立與友軍之消滅

自成功之歿，建威伯馬信以哭泣過哀尋亦卒。臺灣人心洶洶，諸將舉成功弟襲護理國事以安之，襲之私人蔡雲、李應淸、曹從龍、張驥四人者說黃昭曰：「護理計臺灣戰功公居最，恐世子不知耳」。昭有怨詞。驥因曰：「金、廈與臺灣業成水火，公握重兵扶護理於臺，護理肯忘公乎」。昭曰：「容與中衛謀之」。時任中衛者，蕭拱宸也。驥以告襲，襲大喜，割衣襟與昭結婣。昭夜告拱宸曰：「世子可治兵以拒父，護理不可承兄以繼統乎」。拱宸然之。從龍卽矯成功遺命，數世子罪狀，奉襲爲東都主，分兵守險。黃安不與謀，陽附之，而密請經速治兵過臺。經聞報大駭，謀之洪旭，出周全斌爲五軍都督，以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遣楊來嘉通款於淸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緩兵，遂乘間盤師而東，抵澎湖之娘媽宮，遣禮官鄭斌齎諭布告臺灣，謂「世子親率六師，抵臺奔喪」。衆皆陰持兩端，無顯言拒命者。黃昭、蕭拱宸曰：「世子亂倫，先王再命賜死，不悔過自新，而反統兵據國，使先王飮恨而死。護理仁慈勇敢，承兄遺命繼統，誰敢逆之」。使者復命，經遂決意用兵。

經謂全斌曰：「諸將未經此土，敢問進兵之路。」全斌曰：「紅毛（指前據之荷蘭人）所恃者安平礮臺，黃昭必以兵守之。此天險，不可過也。我軍當從潦港、洲仔尾登岸擊之。蕭、黃二賊久從先王征戰，臺灣又所熟悉，必能設險守固。但以全斌策之，護理輭懦，諸將觀望，潦港、洲仔尾之險，二賊不敢信人，必自守之。今差快哨齎諭從安平而入，過赤嵌城，通告諸將以叔姪至親，蕭、黃構煽將士逼脅之情，令悔過倒戈，共扶王室，則可安反側而亂賊心。」經從之，進至潦港，掩旗息鼓。十一月初三日辛未，大霧晝冥，對面不相見。全斌謂經曰：「黃昭智勇，隄防必周，今乘霧而上，昭不及防，此天佑我也。」統兵銜枚而上。甫成列，而昭已破營入，經衆潰，幾爲所窘。全斌大呼曰：「今背水而戰，大丈夫寧死於戰，豈死於水乎！」身先陷陣。諸軍聞之，悉反鬬，呼聲震天。經射昭中之，殪，其衆大亂。俄而霧消，日向午矣。全斌疾呼：「世子已到！黃昭已死！」黃安於陣後出曰：「此吾君之子也。」經免胄相示，諸將悉解甲投戈，經慰諭之。全斌請急據大營敵拱宸，復呼於陣前曰：「罪在蕭賊一人，與將士無干！」拱宸軍聞之，各星散，遂被擒。經收蔡雲等四人並拱宸斬之，餘不問。抱襲而哭曰：「幾爲奸人離間。」待之如初。衆大悅服。乃命統領顏望忠守安平，黃安提調軍務，而身率舟師回廈門。

時魯王在臺灣、閩南遺老初聞滇中之訃，謀復奉王監國。會島上多事，不果行。是月二十三日辛卯，王殂於臺，諸舊臣禮葬之。

是歲，張煌言以成功之沒，興復無望，還駐林門。清安撫使暨浙督各以書相招。煌言復書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梓桑。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茭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勞止！今執事既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歸海濱之民，即以濱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鄭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即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會閩南遺老有復奉魯王之約，大喜，書約鄭經，勸以亞子錦囊三矢之業，擬詔書一道，厲兵秣馬以待。既而島中消息杳然，魯王旋殂，哭曰：「孤臣之栖栖有待，徒苦部下相依不去者，以吾主在也。今更何望乎！」悒悒日甚。越二年甲辰，（臺灣仍稱永曆十九年，清康熙

三年西元一六六四年）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山嶴。

懸山嶴在海中荒瘠無人煙，惟山南有汊港通舟楫，其北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煌言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清寧波提督張杰募得煌言故校，使投滄洲之普陀寺僞爲行腳僧以偵之。煌言告糴之人至，昵其故人，且爲僧，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脅之，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則不可得也。公畜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夜半攀蘿緣山背而入，暗中執煌言並子木、居敬、冠玉三人。時甲辰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寧波，杰以肩輿迎，舉酒屬曰：「遲公久矣！」煌言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杰遣官護之入杭。出寧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篷下有唱蘇武牧羊曲者，煌言披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叩其姓名，則防卒史丙也。及渡泉塘，舟中拾一箋，有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煌言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比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舊時部曲許存問，官吏願見亦弗禁，有賂守兵以一覩顏色爲幸者。九月七日赴市，見鳳凰山，曰：「大好山色。」索筆賦絕命詩三首，挺立受

刃以殂，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同斬，一振臂，綁索俱斷，屍不仆，行刑者跪而拜之。浙人張文嘉、萬斯大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祔焉。

子木名倫，以字行。己亥（永曆十四年）見煌言於江上。嘗參成功軍，不樂，奉父復就煌言。中道與清師遇，格鬬墜水。比救起，則父已被縛去。思出奇計救之，不得，嘔血瀕死。煌言勉以立功報仇，遂相依以及於死。冠玉，鄞人，制府以其年少，將脫之，固請從死。居敬字畏齋，黃巖人，以計逸為僧。故校以縛執煌言功授千戶，奉命巡海，猝遇煌言舊將，憤其害主也，突刺殺之。

有王興者，漳州人，其先以勳臣裔開鎮海疆，駐粵之文邨，為藩籬之臣。文邨處萬山中，左聯峭壁，右挹大洋，惟鳥道一線略可通人；而灌木叢莽，連陰翳天，雖健卒短兵不能入。當永曆帝播遷時，興率鑾部，屢抗清師，晉爵廣寧伯。及帝入緬甸，乃還守文邨，且耕且屯，踰十一年。清師屢購之，終不得要領。清平南王尚可喜幕下客金光負奇士名，興聞之，使將卒嫚罵曰：「若陳兵百萬奚益？金某來則我出矣！」金光請行，諸大吏詫曰：「此蠻語耳，烏乎信！」光請之堅。大吏欲以兵從，曰：「兵則吾豈敢，吾無生還矣！」乃呼老兵一，跨羸馬為導，至邨口。守者見之，匆匆入。有頃，令易筍輿進，徑數里，興出迓，問「騎

幾何？」曰：「一。」「從者幾何？」曰：「一。」與笑曰：「子何信之深也！」升堂開讌，歡若平生。酒半，與揮涕曰：「吾累世受明恩，於今二百八十餘年矣！曩者借兵雪故主仇，今天不祚明矣！然與豈能爲降將軍邪！」語次，突一人啓扉出，則故侍郎王應華也。光與有舊，攜手載拜，於邑不能聲。光留邮飲凡三日，與復舉酒曰：「吾之所以必乞君莅茲土者，將以明吾不背故主之誠耳！子謹厚有膽，吾當踐所說。」命其五子出拜，洗盞更酌。撚鬚裂眥大呼曰：「與不能回天命也！死而有靈，藉子以『大明虎賁將軍王與之墓』作十字碑則幸矣！」乃召妻妾登樓，手爇連珠礮焚死。光攜其五子納敕印田土戶籍，願降者軍前聽用。然浮海去者蓋大半焉。

自張、王覆滅，支殘局以抗清者乃僅存鄭氏矣。

第三章　金廈之失守與泉漳潮惠之再舉

鄭經之討黃昭也，搜得伯父泰與昭交通書，密藏之而不言。癸卯歲（臺灣仍稱永曆十八年，清康熙二年西元一六六三年）海澄有密獻城者，經整舟師援之。泰疑其圖己，舉家登舟。旋海澄事覺，經不果行。聞泰情狀，益惶惑，乃僞稱臺灣新創，須親往安插，鑄金廈總制印以属泰。泰喜，詣廈門稱謝。經殺之。泰子纘緒，弟鳴駿及部將蔡鳴雷、蔡協吉、陳煇、楊富等先後投清，荷蘭人亦修臺灣之怨，願爲前鋒，清帝始銳意南征。是年十月，耿繼茂、李率泰領投降諸軍合荷蘭夾板出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分道進攻。經議分兵禦之。周全斌曰：「海澄之師猝未敢前，惟泉州會合紅夷夾板而來，其勢甚銳，破之，則各港氣奪，不戰自退矣。」洪旭曰：「先王破達素，悉空廈門，背城一戰。」乃出眷口暨流寓之宗室紳民寄椗各嶼，而列舟師於大擔，以爲全斌援。

是月癸丑，遇於金門烏沙。時荷蘭夾板十餘舟，巋巨如山；泉州之船三百，箕張而下。全斌以二十艨艟往來，衝擊剽疾如馬，荷蘭礮無一中者。叛降之軍雲翔而不敢進。忽楊富船至，全斌喝曰：「叛賊

今日是汝死日！」衝入逼之，窟落水。馬得功轉舵援之，全斌以爲鄭鳴駿也夙所仇怨，揮船合攻。得功不支，投海死。全斌訊降卒知之，歎曰：「吾欲擒獐，乃中一虎，豈是賊未合死邪！」已而守高崎將陳昇密款於清漳州軍，施琅、黃梧乘潮落援之，耿繼茂、李率泰亦各濟師。經衆寡不敵，退守銅山。清師入金、廈兩島，墮其城，將其寶貨婦女而北。梧勸率泰乘勝逼銅山。率泰曰：「窮寇勿追，急之則逸入臺灣，後難圖矣！乘彼人心未定，招撫以散其黨羽，計之上也。」乃遣使至銅山示德意，密通諸將，許生擒鄭經者封同安侯，鎭守泉州如海澄公例，惟洪旭笑而卻之。

甲辰歲（臺灣仍稱永曆十九年，清康熙三年，西元一六六四年）正月，林順自鎭海，杜煇自南澳，先後投清。洪旭語經曰：「金、廈新破，差官僕僕前來，非爲招撫，實窺探以散人心。當速過臺灣，遲則變生肘腋矣！」經乃悉衆東徙，命周全斌、洪廷斷後。過澎湖，設重鎭守之。改東都爲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爲州。分諸將耕屯荒地，造亭館以處宗室遺老之相從者。度曲徵歌，示無西意，以與民休息焉。

經之東徙也，周全斌以與洪廷不協，先後降清。清總督李率泰遂盡徙諸島遺民於內地，開界溝，築界牆，五里設礮臺煙墩，二十里設營將守之，實行禁海之令。而弁兵得賄，往往縱民出入，或竟以賍

眦殺人。(時通海卽獲大罪)於是沿海居民失業流離之狀不可言矣。

乙巳歲(臺灣仍稱永曆二十年,清康熙四年西元一六六五年)清水師提督施琅會降將周全斌進攻臺灣,遇颶風,不克而歸。乃命大臣明珠、蔡毓榮入閩,與靖南王耿繼茂遣使招撫。加興化知府慕天顏卿銜,偕都督僉事季佺齎詔往臺。經開明珠書函而不肯開詔,謂天顏曰:「本藩念生靈荼苦,遠避海外,苟能做朝鮮事例,不削髮,稱臣納貢,盡事大之義則可耳」。遣禮官葉亨、刑官柯平伴清使報命,復明珠書曰:「蓋聞麟鳳之姿非藩樊所能囿,英雄之見非遊說所能惑。但屬生民之主,宜以覆載爲心,使跂行喙息,咸潤其澤;匹夫匹婦有不安其生者,君子恥之。頃自遷界以來,五省流離,萬里邱墟,是以不穀不憚遠引,建國東寧,庶幾寢兵息民,相安無事。而貴朝尙未忘情於我,以致海濱之民流亡失所,心竊憾之。閣下銜命遠來,欲爲生靈造福,流亡復業,海宇奠安,爲德建善,又陪使所傳有不削髮登岸,置貿衣冠等語,言頗有緒。而臺諭未曾詳悉,惟諄諄以迎敕爲辭。夫事必前定而後可以寡悔,言必前定而後可以踐迹。大丈夫相信以心,披肝見膽,磊磊落落,何必遊移其說?不穀躬承先訓,恪守不替,必不敢棄先人之業,以圖一時之利。惟是生民塗炭,惻焉在懷,倘貴朝果以愛民爲心,不穀不

雖降心相從，進事大之禮。至通好之後，巡邏兵哨自當撤回。若夫沿海地方，俱爲執事撫綏，非不穀所與焉。不盡之言，惟閣下教之！」

二使至閩，清吏欲令由角門入見。柯平、葉亨曰：「國有大小，使實一體。」執行客禮，數日不定。天顏乃議相見於聖廟。二使不得已，由角門入，終執朝鮮不薙髮例。於是李率泰等復於己酉歲（臺灣稱永曆二十四年，清康熙八年，西元一六六九年）之春再遣天顏、季佺齎書過臺，畧曰：「聖天子明見萬里，曲體人情，但以閣下爲中國之人，不宜引朝鮮之例以荒外自居。且君臣義猶父子，豈有父子而異其衣冠者！」經謂天顏曰：「朝鮮非箕子後乎？如朝鮮例則敢從，議削髮則雖死不可。」因復李率泰書曰：「蓋聞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是以禍福無常倚，強弱無定勢，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曩歲思明之役，不佞深憫民生疾苦暴露兵革，連年不休，故遂全師而退，遠絕大海，建國東寧，於版圖之外別立乾坤。自以爲休兵息民，可相安於無事矣。不謂閣下猶有意督過之，欲驅我叛將，再啓兵端，豈未聞陳軫蛇足之喩與養由基善息之說乎？夫苻堅寇晉，力非不強也；隋煬征遼，志非不勇也：此二事，閣下之所明知也。況我之叛將逃卒爲先王撫養者二十餘年，今其歸貴朝者，非必盡忘舊恩而慕新榮

也不過憚波濤，戀鄉土，爲偸安計耳！閣下所以驅之東侵而不顧者，亦非必以才能爲足恃，心迹爲可信也，不過以若輩叵測，姑使前死，勝負無深論耳！今閣下待之之意，若輩亦習知之矣，而況大洋之中，晝夜無期，風雷變態，波浪不測，閣下兩載以來，三擧征帆，其勞費得失旣已自知，豈非天意之昭昭者哉！所引夷、齊、田橫等語，夷、齊千古高義，未易齒冷。卽如田橫，不過齊之一匹夫耳，猶知守義不屈；而況不佞世受國恩，恭承先王之訓乎！倘以東寧不受羈縻，則海外列國如日本、琉球、呂宋、廣南，近接浙、粵，豈盡服屬！若虜敝哨出沒；實緣貴旅臨江，不得不遣舟偵邏。至於休兵息民，以免生靈塗炭，此仁人之言，敢不佩服！然衣冠吾所自有，爵祿亦吾所自有，而重厚祿永世襲封之語，其可以動海外孤臣之心哉！」又復耿繼茂書曰：「日在鷺、銅，多荷指教，讀誠來誠往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之。閣下中國名豪，天人合徵，金戈鐵馬之雄，固自有在。然頃辱賜教，諄諄所言，尚襲游談之後說，豈猶是不相知者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涉。雖夷落部曲，日與爲鄰，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閣下亦曾知其意乎？所云貴朝寬仁無比，遠者不問，以耳目聞見之事論之，如方國安、孫可望，豈非竭誠貴朝者？今皆何在？往事可鑑，足爲寒心。閣下倘能以延攬英雄，休兵息民爲念，卽

靜飭部曲，慰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閣下自知之，毋庸贅也。」清廷知招諭無功，而臺灣險遠，則亦置之。經乃以其間興販貨物，從容治理。辛亥（臺灣稱永曆二十六年，清康熙十年，西元一六七一年）秋，禾大熟，兵民相安，臺灣日以盛焉。

癸丑歲（臺灣稱永曆二十八年，清康熙十二年，西元一六七三年）冬，清平西王吳三桂反。翌年，耿繼茂之子精忠（時已襲爵為靖南王）據閩以應之。遂告援於鄭氏，許以漳、泉二府為贈。經大喜，以陳永華為東寧留守，率侍衛馮錫範、左武衛薛進忠、右武衛劉國軒、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曆正朔而西。而精忠見鄭氏衰弱，不欲踐漳、泉之約。經怒，攻同安，守將張學堯降。閩中故多鄭氏舊部曲，海澄總兵趙得勝、潮州總兵劉進忠皆降於經。於是經自將取泉取漳取潮矣。精忠懼，使張文韜入島議和，以楓亭為界，始通好焉。乙卯歲（臺灣稱永曆三十年，清康熙十四年，西元一六七五年）五月，劉國軒入潮，與何祐、劉進忠徇屬邑之未下者。清平南王尚可喜率兵十萬盡銳來攻。國軒食盡，議退保潮。可喜麾轂騎晨掩祐軍，戰於鱟母山。祐身先旗，矯尾鬬角，直貫清騎，兵出其左右；國軒繼之。大敗清師，追奔四十餘里，斬首二萬有奇，捕虜七千，轔藉死者遍山谷。當是時，劉國軒、何祐之名震於南

粵。六月，圍漳州，清海澄公黃芳度部將吳淑獻城降，芳度投井死。經遂斲黃梧之棺戮其屍。翌年春，清嗣平南王尚之信降於吳三桂，三桂檄之信割惠州與經以連和。國軒入據之，與吳、尚畫疆而守。

第四章　清師之漸逼與臺灣之沒落

丙辰歲（臺灣稱永曆三十一年，清康熙十五年，西元一六七六年）之春，鄭經得惠州，遂奄有南閩、東粵，勢盛一時。旋乘耿精忠與清師相抗，尾其後取汀州，遂敗盟。始精忠思與經併力，既不相能，清躡其外，經躡其內，前後跋疐，乃於是年九月復降於清。精忠怨經甚，遂導清師攻之。經將許耀，雄聲寡謀，清師間渡方偃蹇醉淫尼庵中，已而倉皇遁，棄軍資鎧仗無算。吳淑亦敗於邵武。明年正月，趙得勝、何祐拒清師於興化，祐疑得勝貳於清。得勝指天自誓，祐不之信，登臺以望趙師。師潰，得勝抽菔注射，應弦皆倒。既見祐軍之不動也，歎曰：「吾不幸，與若輩同事，死固宜也」！下馬據胡牀，挽強弩殺數十人以死。祐蓬髮而奔，興化遂陷。二月，泉、漳俱陷，經走入廈門。國軒亦棄惠州去。於是潮、惠、汀、漳、泉、興、邵七府一時俱潰。

經既崩剝，不知所為，國事乃盡委之國軒。戊午（臺灣仍稱永曆三十三年，清康熙十七年，西元一六七八年）之春，國軒復出，沿海州堡連下十數處。清總督郎廷佐、嗣海澄公黃芳世、都統胡兔按

兵漳州，檄諸軍四路合攻之。於是提督段應舉自泉州，寧海將軍喇哈達、都統穆赫林自福州，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先後並集。國軒及吳淑、何祐等兵僅數千，飄驟馳突，鋒銳不可當。當事者委股咋舌，莫敢枝梧。閏三月，黃芳世、穆赫林敗於灣腰樹，胡兎敗於鎮北山，段應舉敗於祖山頭，國軒遂取平和、漳平，進圍海澄三面，數塹星椿，飛鳥不能渡。城破，應舉及總兵黃藍死焉。清軍死者三萬餘，馬萬餘匹。鄭氏之勢乃復盛。清廷大震，詔逮郎廷佐，以姚啓聖代之；又以吳興祚爲巡撫，楊捷爲提督。

時國軒自圍漳州，遣兵圍泉州，而斷漳之江東橋及泉之萬安橋以拒清師。清康親王傑書時奉命經略福建，駐軍福州不敢進。已而楊捷陷惠安，吳興祚、賴塔陷漳平。捷又遣兵襲破陳山壩以出萬安橋之背，奪其橋，而賴塔軍之阻江漲者亦得在籍學士李光地爲鄉導，由安溪間道出同安。泉州圍解，國軒乃率二十八鎮還漳州，築十九寨。吳淑、何祐亦率十一鎮軍於溪西。九月，戰於龍虎山，清師以精忠爲右拒，賴塔爲左拒，胡兎在前，戰小卻；姚啓聖援之，亦不利。精忠故仇經，拔劍斫地曰：「吾得與此賊俱殲，死不恨矣！」斬退者三人，大呼馳蹂。平西將軍馬某繼之。斬鄭英、吳正璽等於陣，破營二十六座，斬首四千，捕虜千二百人。亡溺以萬數。國軒覩狀，遂泅河走入海澄。海澄三面環海，其陸地一面

復掘濠引潮以阻清軍。時出兵攻江東橋清營以規漳州。相持一年，不決。

己未歲（臺灣稱永曆三十四年，清康熙十八年西元一六七九年）十月，清軍攻蔴井寨，吳淑以牆壞壓死。啓聖乃大事招攬，開第於漳州曰「修來館」，以官爵銀幣餌降者。又令降者華轂鮮衣炫燿於漳、泉之郊，以相喧逃。於是海師之送款者無虛日矣。當是時，吳三桂死於湖南，清水師已破岳州，遂詔水師提督萬正色督湖南、江、浙戰船三百艘由海道赴閩；而啓聖、與祚新修三百艘亦告成。正色謀於與祚曰：「子沿海與之上下，吾張水師以諸將之銳方船以逼海壇。子攻其陸，吾薄諸水，破之必矣」翌年正月，大集舟師攻諸島。經命左武衛林陞督援剿左鎮陳諒、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禦之。陞畏清軍之衆也，棄海壇退守遼羅。天貴爭之不得，乃率所部降清。諸戈船望風而潰。國軒不得已，亦棄海澄入廈門。啓聖乘勝收取十九寨。國軒度廈門不可守，奉經遁入臺灣。經之母董氏召經而數之曰：「馮、陳之業衰矣，猶有先君黃、洪之刃若輩其庸可赦乎！不才子徒累維桑，則如勿往也」

是年，清貝子賴塔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闢荊榛，且眷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

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焰，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市之日本，於世無患，於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為互市公所。啓聖不可，議遂格。而經自兵敗東歸，潦倒抑鬱，日近醇酒婦人，於辛酉歲（臺灣稱永曆三十五年，清康熙二十年，西元一六八一年）正月壬午卒於臺灣，年三十九，嗣位凡十九年。

經長子克𡒉，乳婢出也，（或曰螟蛉子）經以陳永華女配之。經之西征也，用永華言，命克𡒉監國。克𡒉禮賢下士，謹法令，物望歸之，而羣小憚其明察。經諸弟亦不利其立也。侍衞馮錫範先以計罷永華兵柄，永華鬱鬱死。克𡒉失助，遂共譖諸董氏，收監國印而殺之，以次子克塽嗣為延平王。顧幼弱不能蒞事，諸務皆決於錫範，人心益離。方經在廈門時，姚啓聖賂其嬖人施亥，令擒經以自歸；及克塽立，其行人傅為霖密約十三鎮同日發難：事洩，並不果。國軒居臺而被刺者再，鄭氏益惶駭不知所為。清總督姚啓聖奏：「鄭經死，子少國亂，時不可失，水師提督施琅習海道可用。」內閣學士李光地奏

亦同。癸亥歲（臺灣仍稱永曆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西元一六八三年）六月，施琅遂以清師發銅山，窺澎湖。

國軒見清兵來窺，自率兵駐風櫃嶼、牛心灣，而別遣林陞等屯兵雞籠嶼。沿岸築壘，環二十餘里，間壘列礮，星羅棋布。是月丁亥，微風起，琅令藍理、曾誠、吳啓爵、張勝、許英、阮欽爲、趙邦試等七船突入，縱火焚舟。風發潮湧，清前鋒簸蕩飄散，琅親督大䑸衝圍赴援。國軒分兩翼夾擊，矢集琅目，幾殆。力戰始解。越七日癸巳，琅申嚴號令，分兵爲三路：以五十艘出牛心灣，以五十艘出雞籠嶼，爲奇兵分敵勢；自督五十六艘分八隊攻其中堅，以八十艘繼後。每路中復各分三隊，不列大陣，惟約以五艘攻其一艘，人自爲戰。酣鏖竟日，聲聞數百里。國軒發火矢噴筒，毒焰漲天，降將朱天貴戰死。清軍士裹創力戰，遂陣斬林陞、邱煇、江勝、陳啓明、吳潛、王隆等，焚大小戰艦三百餘艘，兵士死者萬餘人。國軒由吼門逸去。先是有道士黃性震自言能得國軒要領，啓聖官以千戶，使奉密書招之。國軒報以書，性震故洩於衆。於是臺灣上下解體矣。

清師既乘勝逼臺灣，至鹿耳門，膠淺不得入。泊海中十有二日，忽大霧，潮高丈餘，舟浮而過。臺人

駁曰：「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漲，今復然，天也！」七月，遣使齎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銀印五，籍土地戶口府庫軍實詣軍門降。其故明監國魯王世子桓、瀘溪王慈曠、巴東王江、樂安王俊、舒城王著、奉南王熺、益王宗室鎬亦詣軍門降。寧靖王術桂歎曰：「是吾歸報高皇之日也！」具冠服，設賓禮於庭，北面再拜二祖列宗，招臺人別飲。舍所居爲佛寺。從容投繯死。妾袁氏、王氏、秀姑、梅姐、荷姐殉之。先十日，臺灣有大星如斗，殞於東南。自成功初起迄克塽，奉永曆正朔三十七年而明朔始亡。

越日，施琅刑牲告於延平王（成功）之廟，曰：「自同安侯（芝龍）入臺，臺地始有居人。逮賜姓啓土，始爲巖疆，莫敢誰何。今琅賴天子威靈將帥之力，克有茲土，不辭滅國之誅，所以忠朝廷而報父兄之職分也。獨琅起卒伍，與賜姓有魚水之歡，中間微嫌，釀成大戾，琅與賜姓，剪爲仇讐，情猶臣主，蘆中窮士，義所不爲，公義私恩，如是則已。」語畢，投地大慟。因疏請禮待克塽及諸將帥歸之京師。琅遂以功封靖海侯。克塽等入京，隸漢軍，克塽封公，錫範封伯，國軒授天津總兵，何祐授梧州副將。逮後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清帝追維成功父子之義烈，敕將獻俘入京之兩柩還葬南安，如田橫

故事，置守塚，建祠祀之。詔諭有「朱成功係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語，則其傾倒悅服亦甚至矣！

臺灣既平，清廷以其孤懸海外，易爲賊藪，議欲棄之，專守澎湖。施琅以爲「東南形勢在海不在陸；陸之爲患有形，海之藪奸莫測，臺灣雖一島，實腹地數省之屏蔽；棄之則不歸番，不歸賊，而必歸紅毛。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據形勝膏沃爲巢穴，是藉寇兵而資盜糧也。且澎湖不毛之地，不及臺灣什一；無臺灣則澎湖亦不能守。」於是疏言：「臺灣自古未入版圖，然中國之民潛往生息其間，不下萬計。海寇鄭芝龍始踞爲巢穴，明崇禎初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爲互市之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傳三世數十年，一旦畏威納土，此誠天佑皇上以未闢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若棄其地，遷其人，則此原爲紅毛所有，萬一乘隙復踞，後患方長。伏思海氛既靖，汰內地溢設之官兵，即可分防兩處。三年後開征，濟用內地，可免轉輸。竊謂棄之必貽大患，守則永固邊隅。」執政者韙其計，而啓聖亦如琅議，請設總兵等官。由是置臺灣府及諸羅、臺灣、鳳山三縣，設吏治之，屬福建布政使。西爲澎湖廳。其後分諸羅北彰化爲縣，又北爲淡水廳，設巡臺御史。旋改兵備道。總兵轄水陸兵八千，澎湖副將轄水

師二千；其後又增兵額萬有四千。於是臺灣乃盡入清之版圖，屹然爲海上重鎭矣。及清季光緒甲申（一八八四）中、法戰後，建爲臺灣省，設巡撫統治之。甲午（一八九四）中、日戰後，其地遂割讓於日本。不圖鄭氏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者，二百年後終淪異域。嗚呼！九原可作，鄭氏之目必不瞑；而後死有責，其能恝然長覥也乎！

參考書目

賜姓本末　黃宗羲　明季稗史彙編本

鄭芝龍傳　清國史館原稿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清史列傳本卷八十

鄭成功傳　清史稿卷　百三十一列傳十一　清史館印行本

中興偉略　馮夢龍　日本正保三歲下春風月宗知刊行本

明季實錄　顧炎武　昭代叢書本

明季遺聞　鄒漪　昭代叢書本

明季續聞　汪光復　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

福王登極實錄　文震亨　商務印書館集印痛史本

聖安本紀　顧炎武　荆駝逸史本

弘光實錄鈔　不著撰人　痛史本

鄭成功

江南聞見錄　不著撰人　稗史彙編本

記福王之立　不著撰人　稗史彙編續編本

思文大紀　不著撰人　痛史本

隆武遺事　不著撰人　痛史本

行在陽秋　不著撰人　稗史彙編本

行朝錄　黃宗羲　紹興先哲遺書本

永曆實錄　王夫之　船山遺書本

粵遊紀聞　瞿其美　稗史彙編本

東明聞見錄　不著撰人　稗史彙編本

求野錄　宗溪樵隱　稗史彙編本

也是錄　自非逸史鄧凱　稗史彙編本

甲申朝野小紀　之江抱陽生　痛史本

鹿樵紀聞　吳偉業　痛史本

浙東紀略　徐芳烈　痛史本

海上見聞錄　鷺島道人夢菴　痛史本

明季南略　計六奇　京廠活字本

南疆繹史　李瑤改訂溫睿臨逸史　道光十年刊行本

東南紀事西南紀事　邵廷采　邵武徐氏刊行本

南明野史　南沙三餘氏　商務印書館据原稿改訂印行本

東華錄（順治康熙朝）　王先謙　原刊本

皇朝武功紀盛　趙翼　甌北全書本

聖武記　魏源　古微堂原刊本

海寇記　洪若皋　昭代叢書本

臺灣外紀　江日昇　原刊本

延平戶官楊英從征實錄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本
清代官書記明臺灣鄭氏亡事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本
靖海記　施琅　康熙木活字本
小腆紀年　徐鼒　光緒丙戌扶桑使廨排印本
小腆紀傳　徐鼒　光緒丁亥金陵刻本
清史講義　汪榮寶　商務印書館印行本
清代通史　蕭一山　民國十二年北京印行本
中國史第三編及第四編上卷　王桐齡　民國十八年北平文化學社印行本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二一九七七)

百科小叢書 鄭成功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王鍾麒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二三一三上商

